



名白軒文稿

卷一



特別
イ 4
3152
34



14
3152
34



95 - 99

虛白軒文稿

初集



北陸游記

論并疾

題畫一則

游泉嶽記

游筑波記

杉雨樓詩第二集跋

大江先生略傳

白石印譜序

游大瀑記

義僧安念碑誌銘

游船嶽記

游御嶽記

寶刀記

漢語辭彙序

成島榮次郎墓誌銘

畔蒜喜三郎墓誌銘

雨谷先生壙誌

讀托翁與清人某書

論新學精神

重訂日本外史序

題袁隨園真跡山水圖後

校刻中外史序

春濤詩鈔序

題鮮菊又羅元冠畫本後 平松先生頌德碑

論清國利權回收

論清國匪徒

論支那移民

田畑君遺稿跋

後

須田先生碑

柳町先生碑



北陸遊記

今茲明治二十九年丙申七月。考試登第。乃得入大學。而其赴京。方在七旬。長暇後。依想。予年十七。以辛卯秋。往寓仙臺。五年如一夢。其間單居。瑩獨。螢牕。雪案。間未嘗不懷家也。但天涯地角。縱得暇日。舟車千里。不易歸省。以故巡遊四近。探討異境。放懷于山水耳。去歲夏。家嚴亦宦遊于此地。舉族來寓。予因得再承膝下歡。至是不復念出遊。家嚴從容謂予曰。達士大觀。溫飽非士之所可居也。且夫欲窮天下之景。以養文章之氣。非年少時不能焉。汝奚無意乎。予謹承教。乃將遊北陸山陰。旋

入東京。然嬰事遷延旬日。而後行色初動。

十五日與家眷敘別。理裝而發。是日天色空濛。陰霽不定。宛似帶黯愁。使人不覺惘然。而眷戀之情。有不能自禁者。不啻浪仙於並州也。午牌乘汽車。抵福島下車。步至庭阪。雨後泥路滑澁。左折取小徑。沿溪而登。時陰雲開駁。夕陽如盤。吾妻群巒。近在目睫間。山勢崢嶸。上戴二峰。當北峰腹。有火井。烟氣旋上。似香爐之薰。其一為小芙蓉。紫霞搖曳。藹然其容。既而暮色滿壑。溪聲如咽。仰見弦月。四顧寥寂。至高湯投宿。地在吾妻中腹。以溫泉名。硫氣太劇。臭逆於鼻。時有鳥獸為斃於泉源者。

云。

十六日。僦一導者。向吾妻山頂而發。先取捷徑于溫泉祠後。灌莽紛密。漸覺行步艱加。之新晴酷熱。流汗不暇。拭經河原。至家形山。有五色沼。周凡半里。純碧黛蓄。深不可測。沿湖岸。至一切經山。北麓箬已盡。災石作山。險仄殊甚。忽而勁風吹自背。宛似生羽翼。疾走極其頂。昔有僧某。瘞一切經于此。故名云。坐憩良久。勃焉神王。放眸曠望。四顧千里。巖壑陸羽。數州土壤。悉為衽席物。山之峙者。河之流者。人烟之墟。錯落于其間者。歷歷可指。點。唯因流雲遮眼。倏忽有無。以風益暴。不可久。遂下至。

南麓有鑣沼。又行至火井障壁上而止。井其大東西二町。南北五町。較于信之淺間大坎不及什一。即以明治二十六年五月開裂者云。始為二孔。後合為一。頃今噴咽日弱。無復性命憂。俯瞰硫煙雲騰。熱氣煦面。臭劇衝鼻。咳嚏不堪。忽然颶風一掃。乃見井底純硫凝結作塊。烟氣生自其罅。真一壯觀矣。南則小芙蓉。其巔亦凹為大坎。今絕烟火。其右為桶沼。一山拔地。頂湛小湖。日光下射。瑩輝磨玉。皆為火井遺蹟。山中他有雌雄二池。及仙水湖。亦同。下此有一笏平地。鞋下巨石成枯骸。散布之狀。色皆焦黑。細流一道。涌自坎邊。處處瀝作小池。其

水殷赤如血。是為三浦學士等死沒處云。又發循小芙蓉麓。排榛荆。至燕瀑。飛流直下。凡數十丈。聲崩雷霆。峽蹙徑絕。不得近見。瀑以在僻幽。未聞有游賞者。豈由巨靈愛惜而秘之歟。下山西行。至土湯。以半日登躋。勞甚。遂投宿地。又有溫泉。

十七日。曉雨霏霏。山谷吐霧。咫尺不辨。踰土湯嶺。是為若松別路。嶮而近。到處老樹十圍。嵐翠珠衣。怪禽一叫。旅思悽然。十數盤。始極絕頂。霧收日出。傍有硫黃山。硫氣常飛。又有勝軍山。戊辰之役。王師得捷處云。至大原山丘。後廢道。右始仰磐梯山。秀容可觀。游仙之念頓動。

乃至猪苗代投宿。

十八日卯牌輕裝而發。賃一村翁為導。西行至摺上原。是為伊達公敗蘆名氏處。陣堡之蹟猶可摸索。途右有三忠碑。繚以欄柵。碑面文字集唐顏真卿筆蹟。最為可觀。所謂三忠。蘆名氏臣金上盛備。佐瀨種常。其弟常雄是也。共於是役奮戰殉國云。右折取徑路。過押立溫泉。自是坂路紆曲。脚下瞰苗湖。曉霧一空。波光滉漾。林巒蘸影。景趣頗明媚。行少許。得山神祠。其傍老樹十數株。幽蔭可憇。有清泉味甘冽。導者曰。凡遊此山。其奇在觀崩缺跡。不必極最高巔也。乃從之。過草湯。至上湯。少憇。

中湯亦在其下。下湯往年埋沒。上湯之為地。在小磐梯山北腹。焦石填咽。赤色粗脆。熱泉沸於其間者。凡十數。地皮壞潰。猶癰腫掀張將決也。試以筇刺之。則直迸出。隨處皆然。地下響雷。白氣薰天。臭不可近。湯以管導之。於槽以充操浴。南方一斷崖。登其頂。可得望見崩缺全部。往年之災。截倒小磐梯。柳峰二山。擲散其土壤于西北。埋沒細野。秋元小野川諸村。田園悉化為沙漠。谿山忽異其狀。而東南二方。被害稍少。二山本積翠叢茂。鬱然面目。而今峭壁及剝巖骨稜稜。不著土壤。絕無草樹。兀然頭童。北方一帶丘陵起伏如波濤。遙望檜原小野。

川秋元諸湖。湖皆當時沙石填塞。溪口而滄蓄者。就中
檜原湖。年增其大。遂與大澤湖相合。周餘于數里。其南
灣。巉巖擡頭于水上。星羅碁布。不知其幾百。風物幽雅。
土人誇稱曰小松島。湖中魚蝦自生。今有漁獲利。時密
雲。孕雨。午日收曜。四面峰嶂。隱顯浮動。濛然終至無所
見。乃去。循斷崖腰。仰視。欹立千仞。地層露出。色彩頗鮮。
美目為欲眩。怪奇之狀。非筆墨所能盡也。下嶮凡四次。
至川上溫泉。少憩。一浴。頗覺快適。黃昏還至猪苗代。客
舍。抑磐梯。災異。雜出於古史者。不止一兩回。往年崩缺。
亦實為可驚之一。然大同年中。山裂地震。七十二村。悉

陷落地底。苗湖亦以此時凹瀦。若較之。則猶不過什一。
所謂天柱折。地維缺者。亦決非荒唐談。擲想而至此。孰
不驚異哉。

十九日晨發。至山瀉。將航舟津。以無舟罷焉。乃又步。路
概沿湖岸。風煙如拭。磐梯之山。倒影窈窕。湖光如鑑。方
在畫圖中。經三代。至白河。途上日全暮。月光如夢。二更
投宿。

二十日。自曉。烈風迅雨。西行至甲子。是為隈江發源處。
路入峽間。雨氣滄滄。雲霧起于肘腋。路出崖上。俯瞰溪
流。百潦急注。濁水暴漲。水石相鬪。奔騰迅駛。漉漉如午

下初抵其地。投康壽樓。襪破綻。滿身汚塗。浴溫泉數回。疲困乃輕。

二十一日。欲赴板室。以風雨故。暫緩行。終日無聊不禁。二十二日。雨漸霽。於是罷板室行。將赴田島。逆旅主人曰。山中多溪流。料皆漲溢。不可涉。請更緩一日。乃止。二十三日。新晴如拭。聞山中多瀑布。以雨後峽路石滑。難行。皆不及探見。踰甲子山。一徑曲折。沿溪而上。奔流飛瀉。雲霧冷結。每涼風一颯。披拂之。木葉竦然而鳴。殘滴雨下。衣帽沾濡。使人凜然栗肌。至南倉澤。乃坦夷矣。過豐成驛。汚流溢于街上。至田嶋西折。到處群山環抱。

少畦圃。洵為荒僻境。途上有川。橋梁方斷。解衣涉焉。深及胸。危險不可言。至針生。迫暝投民家。是日實係予生日。舉杯連酌。自賀在壯遊中。入夜月明如晝。涼氣動秋。二十四日。踰駒戶嶺。抵官床。欲絕。只見川。濁水未減。橋又斷。乃循岸而下。至小川村。得舟渡焉。中流激浪如山。舟身搖仄。將覆者數回。又有一川。渡之如前。夜宿叶津山中樵家。

二十五日。晨發。踰八十里嶮。四里得頂。曩者縣官開大路。然行旅不便。今鞠為茂草。嶺路太嶮。藤牽石牽。移步極艱。俯見石峽嶮窄。喬峰臚列。密菁繁樹間。時聞亂鶻。

景趣幽奇。唯草間多蛇。使人寒心骨。時方午。烈日如燬。神勞氣索。行五里。下嶺。晚宿荒澤。

二十六日。早晨買舟。下五十嵐川。泮水既退。河流清淺。舟與沙石相膠。舟子負而推之者。數處。其餘奔流激湍。舟行太快。五里至三條。又搭小汽船。下信濃川。河輻固大。濁流滔滔。水勢未衰。汎濫衝岸。以故比於前年航渡之時。壯快。復過舟行九里。午達新瀉。投逆旅。午後訪坂口五峰。不在。又訪父執高橋氏。痛飲罄歡。夜歸。街上水痕未燥。污穢殊甚。

二十七日。欲航佐渡。以風濤險惡。舟不發。淹留一日。依

想。前年待舟於此三日。而遂不得^果意。今復如此。幽悶曷堪。

二十八日。已牌店奴來告。舟將發。乃馳赴之。平時舟繫於河口。當時暴漲。舟不得入。泊在洋中。是日舟赴酒田。直江津者。同時開錨。衆客雜沓。沙上成市。嗟來賣食者。交其間。喧囂殊甚。既而諸舟皆發。吾舟尤後。衆爭先後。搭^之未牌。舟初發時。風日闇澹。海色黃濁。腥氣環然。而洋中却平穩。波恬如熨。初更達夷港。舍舟。

二十九日。欲登金北山。降至相川。以山上多雲。乏遠矚。罷焉。過湊泊鴨湖岸。南行。時曉靄未披。渲潤模糊之間。

方得其佳趣。詣根本寺。卽爲日蓮謫居遺蹟。轉路至阿
佛坊。詣妙宣寺。初順德帝侍臣遠藤爲盛者。晚年頗奉
法華教。會日蓮謫居此地。因私餽衣食。歸依愈深。終捨
宅爲寺。卽是也。爲盛剃髮稱阿佛坊。故以名村云。寺中
有日野資朝墓。往拜焉。聞國分寺墟。距此不遠。不及探
尋而去。過新町。至戀浦。一名真野。入江。卽爲順德帝詠
歌地。初龍舟至此。帝遙望西天。懷後鳥羽。上在隱岐。悲
痛不措。與侍臣爲盛作歌唱和。後人取其句意。改稱戀
浦。沙汀上有一大碑。文係甕江川田博士所撰。記斯地
沿革太詳。東折半里。詣順德帝陵。北域方一町許。古松

成林。風聲撼之。自似鳴。舊日恨。使人低回不忍去。按承
久三年。帝巡狩。從駕者。冷泉爲家。花山能久。甲斐則繼
遠。藤爲盛。及宮女三人耳。爲家後期不來。能久稱疾。遂
歸。旣至。越後寺泊。則繼俄病不起。帝在真野行宮。幽獨
孤寂。可想也。以故時時游幸。纔遣悶。凡八幡。竹田。諸村
皆駐蹕地。一石一木。遺愛存焉。降及戰國。陵亦頽廢。芻
牧入焉。延寶年間。縣令曾根某。深慨之。新廻石柵。置石
燈二株。嗚呼承久之變。吾豈忍言哉。蓋本邦廢君。則有
焉。而未聞有流天子者也。其有之。實以北條氏爲始。當
時彝倫已汨。王道不絕如綫。可歎夫。明治中興。霸府旣

倒十一年秋九月車駕省方過北越出雲崎隔海遙望
此地慨然懷往使史官探求遺蹟修築如今所見拜畢
至真野祠在陵西北半里處幽僻閑邃舊有真輪寺池
清範者手造御像祀之近年官移之於攝津水無瀨宮
代以御劍祠多藏御物盥漱拜觀乃去過八幡澤根日
暮至相川投宿

二十日至採鑛廳請一覽屋舍廣敞機械整備其詳不
記於此聞佐渡產金蓋自中古始戰國時上杉謙信常
採之以充軍資天文十一年越後高船待風於澤根港
夜望天色有黃光衝斗牛者乃開鶴子山資力不給訴

之謙信開鑿甚力然事屬草創損益不相償至慶長年
間產出尤多降及近年稍乏而發堀愈盛終至全壞割
一山近日官舉之沽却于一富商云歸途過陶窯世稱
佐渡製陶土混以丹沙稱無名異者殊有雅致午歸逆
旅陰霽不定乃淹留抑佐渡之為國也自古頗有沿革
或為一國分數郡或為一郡隸他國近時又合為一郡
神龜元年初定配流地佐渡為遠流地之一以故鉅公
貴臣時來謫民風亦溫雅淳朴風氣酷肖上國自金鑛
開而來俗稍至好奢靡赴急躁島中地味頗佳島南多
秧田山隈亦皆開墾為火田島北概高山窮谷產美材

而全島有漁獲利。烏賊為第一。但近年斧斤濫入。水族亦不來聚近海。今年殊甚。漁民皆遠航北海營其業云。嗟乎。山林之治。一日不可忽也。

三十一日。朝雨滛塵。金北之行又沮。乃還至夷。路循山腰。仰見濕雲四圍。山色糝糊。竹樹鬱茂中。時聞啼鴉。至則舟已發。遂投宿。及晚雨霽。登路之念再動。乃囑導者。明日欲必遂夙志。是夜天宇清澄。星斗森然。露氣橫江。涼意通于枕簟間。思明日之事。喜不成寐。

八月初一日。曉起。天色微陰。海霧霾曠。北望金北煙雲徂徠于四面。變幻成態。將雨。興思索然。於是跼蹐不決。

只冀萬一之晴耳。既而導者來問。乃蹶然而起。約曰。山路遇雨直歸耳。辰牌取路西北。行田塍間一里。遶山麓。時陰雲稍潰。山容可覩。喜悅不禁。得坂路盤旋而上。有金北水味甘美。欺神漢。又數町叢樹間。望小飛泉。宛如垂一條素練。曰青瀑。導者曰。山下之民。雩也。使道士浴焉。而禱必有驗。自是峻坂相連。石稜峯峒。長翠參天。時聞老鶯亂鶻。如相和。路出崖側。眼界敞豁。島南之地。呈露攢合。無得遯匿。山村水郭。林阜墟落。丹碧點綴。恍如對畫圖。又行半里。有小祠。祭役道士。其上有地獄谿。清泉涌出。瀦作小池。方數十步間。綠草莖生。或有牧牛者。

遂極絕巔詣祠時疾風撼山流雲如走下瞰大地烟霧
濛塞飛雨颯到乃入祠中少憩以天候愈惡決意終下
雨來如注而予無蓑笠具衣襟悉沾峭冷不堪疾走下
嶮未牌還夷雨猶不歇是日登臨未及領全景遺憾何
窮抑金北與檀特金剛連互稱爲佐渡三山其頂皆有
祠山中又多小湖其一有浮嶼者尤推奇觀云旣而店
奴來告曰明日當有舟赴新潟者痛飲入夜枕肱而臥
二日舟以午發是日海天霽開波穩風順舟駛箭迅忽
見彥山角峯駢^五乃知及海路之半也顧望波色渺然一
碧佐州青螺如萍如薺暮霞掩映方在縹緲間依依似

緣

惜別者嗚呼仙緣一去再游不可期爲之悵然西牌入
信濃河口舍舟步行向內野洪水壞路加之無月夜色
如漆迷岐教回幸與村人偕初更投宿

三日過巖室驛忽有自前面來呼過者熟視則友人秦
某互感奇遇交教詵而別^馬某頃游羽越今將還其鄉
云抵彌彥祠境域森邃布置清肅不覺頸自垂地祠左
有小徑石路盤曲蛇行而登雖不太險亦覺登躋勞山
少喬樹灌莽被之之奇峭姿凡一里有半至山頂聞太
古時有天香詵山命者降於斯土征北夷教民耕耘國
土皆霑其澤其昇遐也葬於彌彥山于今山頂存其陵

又祀諸山下。是為彌度祠。山勢高峻。拔於群嶂。可俯見北越全土。平蕪青翠中。處處有赤土。即鴻水被漲處。廣袤不知幾里。當時懷襄之勢。可想見也。南望國境。喬嶂大嶽。競高爭雄。踈跽不斷。北方海波渺泮。佐渡島在煙靄中。纔認其彷彿耳。至西麓。路度山脊。至野積多寺院。西生寺東有小菴。藏弘智法師枯骸。法師兒玉氏。下總山桑村人。壯歲上高野山。學密教。後歸國。住大浦蓮花寺。數歲。晚來斯地。留錫結菴。以貞治二年十月示寂。遺言不葬。寘諸龕中。至今凡五百歲。面貌猶生。昔者唐僧義存。置屍於函。其徒每月出之。剪爪髮。百餘年不廢。會

國亂始火之。鄂州僧無夢亦如此。謝肇淛記之於五雜俎。太詳。想亦此類乎。自是路出海汀。循山腰。躡躡痕沙。礫沒踝。至寺泊。順德帝航佐渡。乘舟於此。時天陰風急。驚沙撲面。雨脚斜飛。衣袂颺舞。潮頭遮路。行步頗艱。日暮至出雲崎。投宿。夜雨頻至。

四日。過柏崎。米山忽當路。是為上杉謙信少時登臨指畫山河形勢處。近年開鑿。可以通車。頃又布鐵軌。削崖架溪。將以明年完成。云山及絕頂。田疇沃衍。夷曠無異平地。是日風煙霽開。乃得領山海觀。晚至瀉町。索宿。不得。遂投澁柿民家。

五日。過黑井。南折取捷徑于秧田溝渠間。至堀內訪友人芳澤謙吉。驩待備至。終日酌酒。又出古書畫披觀。六日至高田。訪竹內某。亦予知友也。午下介某。初晤荷裳老人。老人姓小島。名介。業醫。夙以詩家著。嘗與磐溪枕山等諸翁唱和。然方今風調之變。與余輩異趨。向以故議論不合。終不及盡胸臆而罷。老人又誡予曰。吾子英年當讀書是務。如周游天下。宜於衰老閒放之時。其言蓋非無理。而決非忤度予心者。嗟乎。予資性孤峭。朴陋固僻。多不與世俗合。一種幽憤之念。常充塞于胸宇。間未得一日之豫順。且夫朝歌夜絃之樂。龍脯鳳炙。

越羅

之味。吳綾蜀錦之色。固非吾輩青衿所可欲可得也。其能開拓心胸者。唯有游覽耳。而游覽者。未必事風流閑雅。或弔往古。或察風土俗。或視經濟水利之狀。一俯一仰。莫非實學。何讀書而始云學哉。後生小子。素非諳能之。願學焉。我見實如此。然長者之教。不敢抗論。拜辭而去。

七日。北行至五智。道左仰春日山。即為謙信城墟。山頂老松數株。直可辨別。山下林泉寺。實不識菴遺址云。過能生海中多巖礁。是日炎熱不堪。渴甚。見清泉必掬。日既近晡。乃賃車而馳。車上始得清風。差覺涼蘇。抵絲魚。

川已黃昏訪阿部郡宰。予從兄也。不相見已十年矣。晚酌薦鮮極美。蓋全越中以此地為魚味最深處云。酒間情話縷縷不盡。悲喜交至。郡宰又出其義父阿部傳翁遺稿。眎予曰。他日待子業成之日。囑以校訂。勞予領之。傳翁為泉藩大夫。資性鯁直。其上藩主論時務書載在文集。忠誠之氣滿紙。惻惻動人。詩文兼達。而不自求名。故少識者。可惜矣。夫。郡宰又折簡召安田泰堂者。使予見焉。泰堂名義直。字子德。因幡人。能詩。所著有杉雨樓詩鈔。其第二集將以近日開雕云。劇談至夜半。罄歡而罷。八日曉起浴海。爽快不可言。歸後漫步抵御山。在郭南。

半里。眺矚遠豁。脚下瞰郡中村落。山丘夾合。中開一峽。林樹廬舍。散點其間。姬川之水中貫而流焉。山勢愈奔逸。以至信飛境。攢合簇列。就中殘雪未融。朝暎射之作珊瑚色者。曰大蓮華山。一名白馬嶽。高峻可想。北方長汀如弓。潮光濃碧。萬里征帆。縹緲于烟浪間。灑氣清英。一幅鮮明如畫。靡由逃目。恣眺移時而去。歸途訪泰堂寓不在。午下腹痛下痢。延醫請藥。謂昨飲水之所致也。入夜稍輕。

九日。午下日有蝕。天陰不得明見。終日在蓐。病幾廖矣。十日晨起酌酒。主人苦留惜別。予以前程尚遠。不可淹。

滯奮袂辭出。驛西有姬川橋。長數町。架設方竣。功即郡宰所經營云。經歌外波二驛。至親不知之險。舊路概循崖脚。通海汀。冬日風濤險惡。直撞崖面。行旅疾走避之。於洞窟。死生洵不測。其所以名親不知者。取父子不能相救之義也。堯惠南谿所記。可以概見也。以故今設新路。予初欲取舊路。目睹之。土人教予曰。夏時則否。且砂磧日炙。步行頗艱。好奇無益也。乃取新路。通崖腹。迂曲而坦夷。崖上鐫如砥如矢四字。此得之矣。到處壁立。屏立。樹木倒生。重蔭滿地。加之涼風吹自海面。毫不覺炎熱。俯見懸崖千仞。沙上細徑穿一綫者。即知舊路也。

於今積雪埋山。新路梗塞。尚或取之。是故失命者。年數十人云。抵泊町。買車至魚津投宿。是地瀕海。殊富漁獲。所羞鮮味太美。予雖病後。亦不能不呼酒。

十一日。過上市。至大巖山。途得一川。溯之。其窮處一山。全石。挺豎刺天。綠樹被之。蒼潤欲滴。峽勢嶮仄。清泉迸出。飛瀑數十懸焉。其他靈巖奇洞。不暇枚舉。稻之千巖。溪者。蓋得當矣。有寺倚山腹。結構可觀。賽畢。取捷路。至蘆倉寺。是日暑甚。會有燒山者。更增熇威。一層村南有立山廟。雖不太壯。幽邃森肅。真為神靈境。遂投祝史家。十二日。四更蹴衾而起。急就朝餐。向立山頂。輕裝而發。

以其再歸此。留行李。身不帶長物。唯手一竹筇耳。預聚
二日糧。併綿衣草鞋。悉委之導者。同時發者數十人。皆
執炬火。呼喚而行。時天未曙。殘星射人。冷氣襲肌。路忽
出厓側。嶮隘殊甚。脚下遙聞水聲。至藤橋。天漸白。始可
辨物色。藤橋為稱名。湯河二流合注處。昔時有飛棧。以
藤蔓牽鉤之。故名云。河水迴至常願寺墟。故其下曰常
願寺川。試暗算河幅。凡二町。下流可知。平時水流頗乏。
一朝汎濫。滔滔汨天。固不足怪矣。衆褰裳而從。是阪路
嵯峨。頑石兀兀。皆磨稜角。累積為磴。所謂前者踏後者
登者。攀登艱甚。曰黃金。曰草生。曰材木。其最嶮者也。其

上有熊野祠。過之較平夷。時穿平林。遵峰腰。古木秀蔚。
嵐氣霏霏。走翠一片。拂衫角。其痕染綠。俯見雲絲縷縷。
出谷。須臾膚合。鞋下皆白。叢樹間。時見紫葢紅葩。一一
不記名。遂至觀瀑谿。排荆棘。立崖頭。決背馳望。千丈巨
瀑轟然。搗下。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著。騰空飄蕩。
雲氣英英。而上。是為稱名瀑。佛者以為似稱佛名聲。故
名云。何其誕哉。瀑距此半里。不得盡奇觀。憾甚。出彌陀
原。筭已盡。荒草靡靡。不知其幾里。過之東向。其盡處有
二壑。後者尤險。垂鐵鎖。攀援而登。仰見巨巖突起。作狻
猊奮躍之狀。曰獅子巖。腹有弘法窟。自是以上。不生青

草焦土災石。散布於地。處處踏殘雪。是日曉霧午晴。至是溪谷吐雲。飛雨時到。遂抵室堂。在舊火口大坎底。當面仰雄山。東有劍嶽。西有淨土山。峰尖分歧。神劇怪異。皆為可觀。堂廣容數百人。喧闐殊甚。憇息移時。祠官拍木板。聚眾而發。往觀地獄谿。熱泉沸沸。瀦蓄為池者數十。皆有異稱。祠官一一說其緣由。妄誕可嗤。而眾皆合掌膜拜。又還室堂而宿。入夜雨歇。細颼入堂。奇寒徹骨。巖壑中有聲。嚶嚶如山鬼嘯。淒寥不堪。仙夢屢破。窘亦甚。

十三日五更。辱食聞拍板聲而出。同時聚者二百餘人。

祠官一一點呼。人人自名以次進。天色清瑩。萬星森然。銀河在西。曉露溥溥而下。滴瀝撲笠。擔為響。天風拂面。清爽一氣。溢于肺腑。群眾喧囂。互爭先後。而予挺身馳登。獨先極雄山絕頂。時星芒漸微。曙色生自天罅。陽光一綫射山。紅霞微曳。下看人界。鴻濛未闢。北溟海光如夢。大地皆白雲。迷漫平鋪。其間朶朶擡髻頂者。喬嶂峻嶽。概五六千仞以上。乘鞍錫杖。御嶽槍嶽。駒嶽。大蓮華山等是也。須臾日光潑紅。冰壺瑤界。杳茫無際。遠近稍可辨。遙望淺間。白根之煙。宛如博山香爐之薰。而正南一角最開豁。方群山缺。有一峰為金字形者。凝視久之。

整然其貌。温乎其神。不問而知為駿之八芙蓉也。揮筇
劃天。大聲呼快。數回左峰端。有雄山祠。拜畢。踞巖上。放
眸四顧。時景象未移。北方又曉。溟渤連天。神氣飄揚。恍
兮惚兮。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者。古人真不欺
吾也。山東即為劍嶽。巖骨如削。巨及倚天神工。殆極相
距。纔一跳間耳。而欲至此。猶費二日云。既就歸路。疾驅
下險。遙瞰室室。厦屋如巢。又有畫中趣。入堂少憩。又發
取舊路。申牌至蘆倉寺。登降難易懸絕。霄壤帝不黃昏。抵
上瀧客舍。

十四日至富山。北陸大市也。市西有吳山當路。眺觀開

朗。越中全土略在掌上。至高岡。前日大水。屋舍大半流
亡。殆改舊觀。而泥痕猶濕。夫越中之為國。北瀕大海南
負高嶽。河流就低。一瀉而下。其流域不長。以故一朝大
浸。稽天。雖神禹無奈何之也。至伏木。即為北海要壘。望
能州諸山。潮光如油。白帆兩三。斜孕夕照。挂於島嶼間。
景趣可畫。遂宿永見。

十五日。過吉瀧。自磯邊右折。取徑路。登石動山。相傳杉
霜臺。橫槩賦詩處。當能越境。予初以為大有眺觀也。而
山不峻拔。及頂皆隴圍絕。無遠矚。下至北麓。暑熱殊甚。
困憊殆極。經二宮。抵七尾。時初暎。又行抵和倉。投宿。地

以溫泉名。晚呼酒，芳洲醉人。是產于七尾者云。初與石田某相識，驩話移更。座中又有一兵曹，自謂去歲從遼東軍，因為說戰狀，口角飛沫，意氣頗昂。娓娓可聽。夜半初就睡。

十六日，已牌塔漁船過西灣，能登島在左方。以扼灣口，宛如在湖中。洲嘴出入，犬牙相錯。舟行忽窮，忽開。景致百變不盡。灣中多島嶼，更添佳致。過二口峽，入北灣。正面望孿山，雙峰巖然競峻，分明可辨。過大口峽，出洋中。近見圓山，此間有二島，曰田鶴濱，曰穴水。未牌，達宇出津。棄舟步至羽根。路在汀上，過小浦，真脇，踰一嶺，小灣。

在前。所謂九十九曲是也。岸上有酒樓，儼樓奴。泛舟游覽岬角灣，澁連互斷續。崖露石骨，連波洗之。半崖以上，松樹倒生，或垂掬水。灣中波恬，水色皎瑩。岸上茅舍洲邊釣艇，皆畫趣。時夕陽漸西，晚蟬嘶急，乃循鶴落島而轉。楫島在灣中央，周五町許，全島皆石，上多桂樹，形如蓬萊。一覽意盡，舍舟又步。晚宿松波。

十七日，抵飯田。路常沿海，細沙沒脛。海中多礁，予曾聞之。北溟嚴冬，風濤太猛，洪浪拍岸，飛沫如霧。行旅衣袂皆濕。今盛夏，海天靜穩，無是偉觀。至祿剛岬，為珠洲最北端，有燈臺，登臨矚望，曠濶有肅慎，鞞一葦可航之。

想臺吏某仙臺人。與予交膝而語。曰：居常岑寂殊甚。未
無楚囚之歎。今日佳客過焉。鄉里近况可得聞也。切勸
留宿。以時猶早。辭出。至高家投漁舍。

十八日。過大谷真浦。路稍峻。蹶嶺二。過洞門三。奇巖數
丈。臚列海中。不知其數。頗為鉅觀。而斥鹵之地。皆鹽田。
晚至輪島。是為北能大邑。市街殷富。稍有可觀者。

十九日。西行誤道。乃廻岬角。褰裳涉海。危艱幾極。過光
浦。路頗崎嶇。脚下瞰海。多巖礁。潮勢太壯。澎湃澎湃。巖
頭忽懸萬條飛瀑。珠玉爭躍。經大浦。皆月。抵門前路。嶮
易相半。加之赤日酷熱。頗覺疲困。詣總持寺。結構宏敞。

金碧粲然。又沿海抵劍地。

二十日。過富來福浦。一路皆溪山。無特可觀。晚抵羽
咋。地在河口。以舟渡焉。夜色昏黑。汀柳影暗。時見流螢
兩三點。

二十一日。抵津幡貨車。官道坦夷如砥。車夫矯捷似飛。
午下至金澤。投逆旅。少憩後。漫步市中。先觀公園。稱兼
六園。蓋係白河樂翁所命。云：文政年中。前田齊廣營菟
裘於此。在城東南。規模廣大。景致幽邃。園中老樹蒼鬱。
清蔭著蟬。古苔鋪地。炎塵絕跡。有假山小池石橋等景。
勝不暇枚舉。按兼六取諸李格。非洛陽名園。託中詔也。

園東南有博物館。珍奇聚焉。出園過城濠上。城本前田
侯所居。今為兵營。歷觀略盡。訪木蘇岐山名牧詩名震
一世。為磊落虛懷善談。一見如舊。予曰。初誦公詩。以能
州為富覽區。昨杖屐一經。遠所豫期者。比比皆是。公豈
英雄欺人者非乎。岐山哂而不答。少焉。趨越中劍嶽及
五個山之奇口。津津不歇。真一代快人也。晤談移時。臨
去賦一詩就正。辭歸寓。

二十二日至鶴來。自是以南。峽勢漸蹙。兩岸山嶽連互。
手取之川。貫注其間。山迴溪轉。忽出屋側。以是月二日
洪水之故。處處缺潰。行步甚艱。至吉野。有高門橋。橋畔

老松竦立。翠色欲滴。俯瞰橋下。深潭十丈。斷崖相連。是
為鴈門。仰見雲流山。仙雲峰。鉢頭嶽。擁其東北。太白山
聳其北。虎狼山在西岸。飛龍崖。高月池。白布瀑。秋月潭
等。攢聚于一眸中。景致頗幽絕。總之曰吉野十景。相傳
正中年間。大智師所撰。至女原。河水猶濁。迅駛如矢。晚
宿牛首地。在白山麓。冬時積雪。常數丈。實為本邦第一。
屋舍皆設層樓。高原日落。暮烟搖曳。望之又奇趣。其民
冬時概流浪他鄉。請為奴婢。及春時雪解。候再還云。
二十三日。細徑沿溪而上。抵市瀨。溫泉。此間概突屋懸
棧。崎嶇殊甚。腓動膝折。但山輝水映。幽境愈深。林間時

見樵夫木客家。恍有仙寰趣。

二十四日。登白山。初約與一客偕。期而不來。乃獨發。路傍巖石磊砢。巨樹叢生。自五倫阪以上。筍漸疎。下瞰數百仞。深谷石崖。屹立如障。脚慄目眩。至真砂阪。沙礫滾下。足趾不住。寸進尺退。自是度峰脊。凸凹殊甚。謂之馬鬣阪。遙望不動瀑。至彌陀原。野花亂開。似鋪錦繡。奇草異卉頗多。黑百合。野鳳仙。其最者。至五葉阪。矮松偃生。珍禽翱翔。漸近絕頂。極目曠荒。便覺天地非人間也。行少許。得空堂。少憩。鼓勇。遂得絕巔。蓋白山上戴五峰。北者三。曰御前。曰大汝。曰劍嶽。南者二。別山。三峰是也。而

御前一峰。特立拔群。峻極于天。頂有小祠。山下有三湖。隔之望劍嶽。崔嵬兀立。如列劍戟。真可望而不可即矣。峰之西北半里。有奧院。寶畢。植筇而望。喘定神王。信飛濃。越諸州之山。悉在脚下。乘鞍槍嶽。御嶽。駒嶽等。皆可摘其髻。天風颯到。衣袂飄翻。身似生羽。冀乃知仙路不遠也。須臾。羊角風迴。坤軸動搖。砂礫颺空。怪雲四合。日光乍暝。嗟乎。風雲不測。幽冥難窺。快心之諧已去。悵然下山。復取前路。申牌還至市瀨。二十五日。大霧待晴。而發。踰小原嶺。路奇嶮。溪間皆拓田圃。廬舍優然。至勝山地。多產麻絲。市街稍殷。曩有祝

融災全市幾為烏有。焦土瓦礫累累成堆。使人不覺酸鼻。晚宿光明寺。疲脚緊硬殊甚。

二十六日未晨而發。曉月如夢。霎時微雨。至福井。旭日杲杲而出。涼風一吹。稻花送香。詣藤島祠。在市北數町。祀新田公。而公戰沒處曰燈明寺。更北半里云。還過市。至足羽山。石磴數級。左右酒壚列軒。山腹有足羽祠。祀男大迹皇子。繼體天皇是也。初帝潛龍之時。人居此地。治水有功。疏日野足羽。九龍諸大川。開三國畧。以殺懷襄之勢。興灌溉之利。國人悅服。建生祠。蘋藻不絕。以至今云。山頂又有皇子石像。是山自古產佳石。皇子教

民採之。石谷、酌谷等皆存遺蹟云。山上眺望曠濶。遠近之景無得藏匿。佇立久之。辰牌搭汽車。過鯖江。武生皆小邑。今庄以西地稍峻。穿竇道十三。至杉津。鐵路在山腹。景象頓變。抵金崎。下車。徑詣金崎宮。祀尊良。恒良親王。皆後醍醐皇子。延元之際。圖興復。賴新田氏守金崎。城二年。城陷。尊良自伏。及恒良被虜。鳩殺。祠明治二十三年所建。在岬頭。下瞰敦賀灣。天無微翳。風絕煙浮。峰巒潤秀。浦澗彎曲。西北海開。直接大洋。千帆點點。出入似鷗鷺之游。至敦賀。詣氣比祠。廟貌肅然。丹朱眩目。聞市西松島村有武田正生等墓。而往昔渤海客館清景。

樓址亦此地云。時過午，不及遍探而去。急行負程，向西
南路入峽間，抵佐田，再出海汀，亂松翠茂，嵐氣撲人，鬚
眉欲綠。既入^復山間，抵三方，右望大湖，山丘四圍，倒影搖
盪，斜陽舂西，放餘照于山缺，林巒分夕，麗是為三方湖。
其北有水月湖，兩湖相連，日暮投宿，夜涼如水，蟲韻喧
於籬間。

二十七日，曉雨忽霽，彩虹跨空，過遠敷地，產珠玉。至小
濱，國中大邑也。未牌，乘舟向和田。灣溼如池沼，東北望
久須夜嶽，正西仰權現峰，聞久須夜嶽之脚，斗出海中，
以扼灣口，斷崖峭立，波濤洗之，處處開洞窟石門，神鏡

鬼削天下所希見，然風濤常險，不易至云。舟行數里，西
牌舍舟，步至高濱，時正日暮，頻貪程，抵吉阪而宿，窮峽
之底，亂雲四合，流星如豆，客舍狹陋可厭。

二十八日，早發，雲行頗急，月色墮烟，忽而天如墨，至舞
鶴，漸曙，濕雲籠山，四顧冥濛，飛雨撲面，霎時而歇，旭光
潑紅，與浦波相映，灣溼屈曲，湖水開鑑，風光妍絕，行少
許，沿由良川而下，河口即由良港也。海中遙望雄島，沖
島港之西南，有由良嶽，宛然小芙蓉，整容可看，從是路
常沿海，有竇道兩三，到處好景可畫，踰一小嶺，至獅子
崎，宮津灣在脚下，長洲突出，鏡裡蟠龍蛇者，實為天橋。

不覺叫快。過宮津。至其西端。舟人艤艇而待。乃僦之。過
切戶峽。入湖中。州上蒼翠可手捉。俯見松影落水。水中
有松。碧水蘸天。天上有橋。天橋之名。洵不虛稱矣。涼風
拂衣。漣波盪船腹。快適不可言。至中野。舍舟登成相山。
路少嶮。數處卸筇而憩。撫景而樂。回顧與謝之海。一碧
千頃。天橋橫於脚底。妍麗生動。半里餘。得成相寺。綠樹
拂嵐。幽蟬如雨。優為清遠境。但堂宇朽廢。少可觀者。與
寺僧話多時。取別路而下。山北中腹有傘松。最為勝覽。
之區。坐憩。放眸馳望。四面山丘環抱。北方纔開。以導洋
潮。一泓開鑑。渺然成大湖。觀成相山脈之餘。至江尻。一

頓直放。截湖心。以抵文殊閣。是為天橋。東面諸山。疊青
堆碧。遠控加山。近接越若。又近而黑崎。片島。山上望潮。
潮背湧山。山色濃澹。水光激灑。錯互紛糾。蝨舍點其間。
湖南負大江山。峻峭摩空。其餘殘山剩水。濃抹淡掃。烟
靄縹緲。丹碧點綴。明媚妍麗。宛然小李將軍一幅著色
圖也。蓋云天橋之景。在一傘松下。若不至此。猶登崑崙
而不賓王母。信非河漢之言也。至此地者。以俯自股間
望見。為例。俗曰股眼鏡。余亦戲為之。遠近巧相安排。光
輝映發。更加一層之美也。嘗聞望天橋。自傘松則縱為
一字。自楞嶺則橫為一字。譬如雙璧相待。而不可缺其

一。楞嶺距此三里。當但馬境。予斯行不暇探之。且期明年遊耳。下山有籠祠。經江尻。行天橋上。一里。其南端即切戶峽也。洲上白沙如雪。群松夾路。概露虬根。嵐翠紛霏。海風吹入。振鬣吟號。恍如聽鈞天廣樂。爽然豎耳。渡水至文殊閣。稱知源寺。灑掃清潔。眺觀秀美。顧視夕陽。既沒。蘆汀蓼渚。光景模糊。漸帶暮煙。漁舟鼓枻。歌聲欸乃。往來相和。四顧蒼蒼。趁暮色自遠而消去。終還宮津投宿。

二十九日。嶺路南向。嶮甚。右方仰大江山。過內宮。詣大神祠。結構朴素。午至福知山。迫暝宿菟原。

三十日。曉來微陰。秋氣入衣。越菟原嶺。抵大窪。飛雨大至。未牌過園部。齊風加之雨益暴。衣裳悉濕。晚至龜岡投宿。入夜風雨愈狂。

三十一日。五更風雨漸收。朝旭熹熹。起推戶。木竹葉落。狼藉于庭上。予初聞保津川奇勝。欲必僦舟筏下之。唐書近日河水大減。不能行舟。一朝風雨之餘。水高灘急。洪漲既浸市北。公終無福也。乃唱李白橫江詞而去。至老阪。顧視平地皆濁水。宛如湖沼。老阪即惟任光秀回馬首。東向處。嶺上有竇道。榜曰松風洞。至川島。路人呼曰。桂川方漲。橋梁將斷。郡吏監之不令渡。乃南向。過秧田間。

至向日町行。潦數尺，褰裳而涉。予初欲至大阪，是日鐵
車東限八幡，西限高槻，其他皆不通，乃向京都。獨料旅
囊殆盡，暇日亦將畢，不能遍訪舊都名勝也。乃決意過
京都。至稻荷，午下車，過深草里，至伏見，市南潦水溢街，
澱江充漲，水不及橋板，僅二三尺。渡觀月橋，至向島，訪
伴掠湖，素無半面識，以岐山介之之故也。掠湖大喜，驩
話不盡，恰如十年舊知。家在巨掠湖上，故以為號。晚泛
湖中，湖以蓮花名。昔時茶山、山陽、星嵒諸翁留題地也。
濁水被之，纔見荷葉圓錢，浮水面耳。又多菱，其實可
食。水面風涼，波叩船腹，遠望木幡、宇治、叡岳、聳北岩峰。

在西。既而夕陽收影，孤霞繼餘照，諸山忽在模糊中，乃
歸。夜置酒談詩，不覺更移。

九月一日掠湖導予，至伏見，見城址，規度猶可摸索。紅雪
池畔植梅樹，花時游屐多集。城墟頂有金城閣，登臨少
憩，四望軒曠，平安之市在直北。三十六峰可概見，閣藏
古瓦，其面以黃金塗抹，一見使人追思豐公豪華者也。下
山詣桓武陵，北域廣大，肅拜久之。遂與掠湖分手，又至
稻荷，搭汽車，夜至名古屋，下車投宿。

二日，以事淹留。

三日，午乘汽車東向，晚過蒲原，車窗外仰望芙蓉雲帳。

捲開全峰繁然。使人意足。依想。昨自立山頂望其北面。而今乃在其南麓。蓬跡萍蹤。即如此爾。二更至國津投宿。

四日曉復乘汽車已牌入京。訪姻戚某氏。後數日定寓於礫川傳通院門前。斯行凡五十一日。步行四百餘里。初欲歷北陸山陰。遍探五畿之勝。取岐蘇道入都門也。而到處為風雨所阻礙。無為消日一旬。終不得遂夙志。所過北陸七國。山陰二國。畿內東山各一國耳。但屢遇變異。未至進退全失其便。蓋亦幸矣。嗚呼。得隴望蜀。人心常無飽。顧予猶少。而連年所親歷。已越天下之半。其

足跡遍於神州者。亦當在近如此。而後庶幾不孤家嚴之教也。

遊大瀑記

大瀑在仙臺之西七里。為名取川之源。知者甚希。余曾一探焉。然以其自上方下瞰而未窮全景。為憾。欲切再遊。明詔癸巳九月念三日。決意拉同遊五人。曉發。經愛子驛。取捷路。至馬場驛。瀑距驛里餘。過之。沿名取川岸而沂。道漸窮。山丘崒峙。地形愈隘。崖勢愈峻。溪流遙在脚底。水聲殆不可聞。衆皆疑。然猶信步而進。忽有鞞鞞之聲。轟於溪壑。即知其為瀑也。於是求樵路。出溪畔。沂流數十步。峽勢迫蹙。石屏千仞。屹立臨溪。厲削如豎。崖上碧樹。蓊鬱。陰蔽遮天。崖壁如拭。更無樹木。青苔鋪之。

其面甚滑。崖下清水涓涓而流。細鱗游泳。幽禽飛鳴。似樂其廣闊。慕其靜深者。愈行愈邃。如入洞中。瀑光初見。忽而失之路。又全絕。乃傳壁而行。手援薜蘿。足躡巖角。一步一息。二步一喘。或有薜蘿之枯將斷者。或有巖角傾而半落者。而瀑聲愈大。轟轟殷殷。響如雷霆。山谷為震。不覺手足之顫。俯窺壁下。泓然蒼潭。深不可測。若一失手足。則為水底之鬼而已。過之心寒膽慄。戰戰兢兢。不啻踏薄冰也。遂至瀑潭之邊。瀑高十六丈。凡三段。一道之水奔流而落。自斷崖有一大巖受之。激之水勢迸逸。瀑幅始大。再激碎。散珠玉。噴雲煙。飛沫如雨水。氣泣。

濛不得窺見也。時日光下射。虹霓忽現。臥于潭上。五彩璨然。冷風四起。變幻明滅。殆不端倪也。佇立多時。神魂冷然。肌膚生粟。始知衣帽之盡濕也。賞讚未盡。日既春。西乃割愛而去。至作並投宿。翌歸寓。抑大瀑之勝。天下無雙。足與養老布引等鬪其美。然而彼則甚顯著。野人俗子猶皆識之。而此則不然。嗚呼。物之顯晦。亦是天耶。在昔李白遊廬山。其勝始顯。然則此瀑之不顯于天下者。不足復怪也。乃為此記。以待于後人云。

論弃疾

楚令尹子南為楚人之患。康王將討之。其子弃疾為王御士。王預告其計。弃疾以不漏對焉。王遂殺子南三日。弃疾請尸。既葬。縊而死。嗚呼。弃疾之死。亦可也。獨悲其無益耳。初。康王為計。每見弃疾必泣。其不堪惻焉之情。可知耳。夫情動乎微。事成乎幾。為弃疾者。宜伏階下。哀愬痛哭。使王感悟也。王情必動。而復諫子南。使其悔罪。改過。肉袒負荊。王意全解。事即成耳。縱令子南之罪。為當斬。而不可赦。弃疾豈可無所一言而止哉。且子南為王患久耳。為弃疾者。豈不識之邪。仲尼曰。父有罪。子則

不陷於不誼。故當其不誼，則子不可不以爭於父。一意枉從父之命，又安得為孝乎？今聞王計遠諫之，猶有辭焉。若不聽，則宜以王計告父，使之遠逃。弃疾已誓於王，於是可死也。苟父命得全，則一死有益，孰與為不忠不孝之人，空自經乎？弃疾之意，遂不及於此。其亦不賢甚矣。昔者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則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敝蹤也。竊負而逃，海濱而處，身訢然而忘天下，蓋舜之心。知有父耳，不知天下之大也。父子者，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誰有恬然而其父之就酷刑哉？故雖天下之大，一擲不顧也。而弃疾

謂王曰：父戮子，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又不為。甘期父死，尸至三日，噫何其忍哉！然弃疾素非暴戾恣睢之人，故怨尤之餘，自甘就死，其情真可憫也。嗚呼膠柱鼓琴者，每如此耳。故君子從境之順逆，而有道之變通，申叔時之事，稍足見也。

義僧安念碑誌銘

源賴朝開府鎌倉。創建霸業。北條義時以外戚之故。勢望遠在諸將士之右。賴朝薨。義時專橫愈甚。政柄全歸其手。朝威久不振。中外側目。天下多不服者。建曆三年八月。信濃土豪泉親衡為謀主。會青栗時元為廣等於諏訪祠前。相與謀討北條氏。親衡先謂曰。夫欲舉大事者。要審勢察時。密慮熟計。視機而發。若計無所定。恃烏合之衆。妄起則是閭巷私闢耳。不若擇一人。先遣鎌倉。說以大義。預決諸士向背。斯任固重。誰可者。衆默然。莫以答。時元為廣齊聲曰。吾季弟安念。恰是也。念曰。可親。

衡大喜。馳使招致之。安念者青栗氏。信濃人。幼剃髮入延曆寺。習佛典。稱阿淨房。沈毅剛勇。有膽略。夙惡北條氏之跋扈。竊欲倒之。遷居伊勢大道寺。周旋公卿武人之間。陰糾合同志。至是欣然而直歸。見親衡。獨赴鎌倉。游說甚力。得在柄胤長。和田義盛。中利惟久。和田成胤等數十人。安念在胤長處。通狀親衡。親衡大喜。飛檄召甲越濃尾兵。親以數百騎。竊入鎌倉。與胤長等會。發有日。惟久成胤危懼。不措。相謀誘致安念。縛之。奪其秘書。告致之北條氏。義時大怒。下山城行村。金窪行親二人。鞠之。安念不屈。罵不絕口。既而得疾。遂歿於獄中。實建

保元年八月十六日也。自就縛至此。凡五閱月。而親衡不知之。起兵而敗。無幾。義時除和田荏柄之黨。後又有承久之變。安念以緇衣之身。唱大義。殉忠節。可謂義烈之士矣。承久之時。有鏡月。元弘之際。有良忠。皆謀北條氏者。二人之事。史乘大書。安念獨湮滅而不傳。世鮮知。可惜夫。大道寺。後改曰大信寺。今寺主中山感中。深慨之。今茲以當七百年忌辰。欲建碑寺庭。以表章其軼事。就余求文。嗚呼。大節堂堂。始炳焉。傳于世。九泉如可起。其心必含笑於地下。只愧余非其人耳。銘曰。

身在方外。心存復興。慷慨聚士。生死結朋。

惜哉計泄。	忽繫黑獄。	豈被戮辱。	甘受慘毒。
常山有名。	善罵仇讐。	一片正氣。	凜凜千秋。
英志雄圖。	那關成敗。	高風瞻仰。	清節耿介。

題畫一則

峽勢偏仄。一水劈之。奔流吐雪。湍聲如雷。溪上架一獨
 木橋。偶有群盲來渡。其先者以杖探之。似有所深思者。
 其渡之。殆如將顛者。觀者為慄然。而群盲不知之。已渡。
 笑語啞啞而去。凡臨斯境者。神揚心悸。往往失脚顛於
 水中。而群盲反徐步渡之。何也。蓋彼雖耳鞞鞞之聲。目
 不見之。故視險如夷。若使其目見可懼之狀。果如此乎。
 由是觀之。雖彼傍觀戰慄者。使之神心泰定。則亦易耳。
 然此豈啻區區渡橋之事而已哉。天下之事。亦有然者
 焉。

遊船嶽記

陸羽之境。山脈重疊。峯嶂亂峙。其最雄峻卓絕者。為泉嶽。高五千仞。稱為東北巨鎮。廣瀨之一派。發源乎此間。迴曲盤旋。奔流急湍。山水怪竒之狀。足以遊觀。余久在仙臺。每暇日。瘦策輕鞋。概極其景勝。其遊船嶽麓。抵定義祠者。二回。然未有所記。且聞山中之幽邃神異者。熟矣。因思再遊。而未果也。今茲甲午十月念五日。結束出寓。誘神谷生與偕。至落合。路歧為二。取右者。沿廣瀨川而上。此日天氣晴朗。秋空一碧。不見纖翳。涼意瑟瑟。殊覺可體。既踰一阪。從是路較平夷。長林十里。紅葉頗多。行

四里得一小店。就喫午餐。店前有一石標。署曰：距定義二里廿二町。又發路出崖側。屈曲崎嶇。水流奔馳。崖上處處懸小飛泉。流沫灑雪。冷氣沁骨。行至高砂山下。峭壁數十百仞。竒立俯谷。石骨露出。峰容頗竒。山轉路窮。有竇道鑿山腹。長半町許。過此則溪勢頓蹙。迫一水劈之。響如雷霆。對岸巖石。岌嶭錯疊。作大小斧劈之痕。紅楓黃蘿。點綴其罅。青松翠柏。蟠屈其面。崖上茅屋兩三。恰似畫中者。行數十步。憩孤店。呼酒店。媪供葷。味甚美。傾數太白而去。既而峽勢開朗。田塍平曠。滿目豁然。未幾復出溪上。有一橋。柱梁朽頽。脚下急流如懸瀑。令人

不覺瞠目。已渡溪水清淺。竒石怪巖。起伏蹲踞。有一飛泉。高十餘丈。宛似垂一條之素練。頗竒觀矣。而兩巖樹色飽霜。鮮紅欲燃。夕陽映發。如曝千幅之雲錦。忽而冷風蕭颯。起自溪底。落陽紛飛。擊摩於空中。颼颼作響。還復翻落水面。亦為錦繡。行少許。至定義祠。祠在山間。一小村落中。堂宇廢頽。金碧剝脫。其創建最古。相傳平氏之西走也。其平臣貞能。追及福原。諫其失計。不聽。乃歸京師。乘夜發內府。重盛墓。奉其骨。逃於常陸。流離困頓之餘。遂來東奧。誅菂結屋。樵蘇耕耘。日祈死者冥福。即此地也。及其歿。從者七人。悲痛不措。建祠墳上。安阿彌陀。

像所謂定義如來也。蓋為定義負能邦訓相通云。像長一尺二寸。神氣活動。彩色精妙。重盛嘗以黃金三千兩。獲於宋國育王山者。薨後傳于負能云。七人皆殉葬。諸祠後小丘。植木標之。其子孫生齒蕃殖。不與世相間。降及慶長年間。伊達氏治仙臺山谷。日開人烟。日滋。始通外人。而彌陀祠亦為士女所渴仰。其名稍著。祠左有一小菴。曰西方寺。藏古釜及鞍鐙。皆負能遺物云。祠後小丘。老樹參錯。敗葉布地。踏之簌簌然。所謂墓標之樹也。丘頂又有枯樹。二木抱合。枝幹擁腫。謂連理櫟。其下有小石龕。頗缺。指曰天皇塚。祭安德帝。因想余今夏西遊。

弔壇浦古戰場。上阿彌陀寺後丘。親拜山陵。今復見此遺跡。低回不能去。嘗試論之。平氏靖小亂。建微功。擅列朝位。專務鴟張。蔑視王家。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大臣。以擁襁褓之外孫。罪惡貫盈。宜其一朝運傾。神人弗助也。負能獨知其機。削迹滅形。衣裘褐。食枲粟。以奉祭祀。其耿介孤忠。亦可悲也。而忠魂義魄。千歲如生。付託馮衣。佛像以靈矣。祠之所在地。一名大倉。倉方言窮谷之義也。今見其地勢。山谷幽深。人跡阻絕。真塵外之小仙境哉。余曾讀齊藤竹堂大瀑記。其中有言曰。凡此間境僻而勢阻。幽潛隱逸之士所樂也。相傳平氏將士西

海沈沒之餘。或晦跡於此。子孫不與世相接。閱數百年。始入我藩版圖。世以比之於漢土。武陵桃源焉。余前遊大瀑。百方問之。無可徵者。後曾一遊此地。乃知竹堂所記之謬也。蓋此地與大瀑鄰郡。地勢亦酷相似。而此地則有遺跡。歷歷足徵者。而存焉。然竹堂之所謂。均是勝境也。桃源漁郎歸棹之後。靡人至者。而淵明之文。能使後世拭目。今此地也。高貴造焉。士庶遊焉。而未有文以傳之。則幸不幸。果如何哉者。余於此地。亦云。蓋前之所經者。既可以為多。而船嶽之勝。未及見。不覺神魂飛越也。時天方暮。還投祠前民家。晚與神谷生。傾觴滿酌。吟

嘯移時。謀船嶽之遊。幸得導者。喜不成寐。

二十六日雨。游興忽沮。偶平戶某來訪。曰。昨遊白髭山下溫泉。今將還去也。余止之曰。余等欲登船嶽。思明日必霽。子其無意乎。且與其濡滯此。不若遊溫泉。子其為東道。乃與導者約。明日追踪。衝雨發。至材木巖。一名角石。石柱高二丈。方七八寸。壁立削成。轟轟如臚列。梁楹亦一奇觀也。相傳^是能初來此也。有樵夫。意其為賊也。急還集徒。欲往捕之。至則其所伐之木。化為此石。大驚以為神人也。倉皇逃還。不再入山中。齊東野人語。固不足信耳。渡川踰嶺。雨益暴。山路泥滑。移步頗艱。嶺西有

一奇峰。勢欲飛翔。曰金鷄山。特多紅楓。時濕雲變幻。掩蔽隱顯。不可端倪也。下嶺則有厦屋。一水當其後。為三層飛泉。環流至屋前。而峽勢窮隘。宛似一小洞天。即溫泉之所在也。主人見平戶某。且怪且喜。躡待備至。浴室在巖竇中。設二槽。一自竇底湧出。微溫。一加大增溫。共清澄瑩徹。可鑑鬚眉。操浴數回。而風雨終日不歇。檐溜如繩。置酒排悶。盤盂皆山味。野肴。葷殊美。入夜雨纔歇。時見星芒兩三。然山中陰晴不定。蕭蕭之聲。攪夢者。不知幾回也。

二十七日早起。風雨無跡。秋霞染山。始觀鬱藍天。余竊

誇臆測之不謬也。急命杖屨。待導者。良久不來。乃還定義祠。得之。皆持二日糧。輕裝而出。又取前路。自金鷄山下。左折入林間。從是平夷坦途。稱十里。平木葉盡脫。寒風蕭颯。無復紅於之可觀者。蓋以深山氣候早也。路較險。忽有一枯木當路。菌蕈叢生。採之得數百。如此者數回。凡四里至四瀧。此地本產銀。其質佳良。曩者豪賈數人相謀。投資採掘。又為造一大新路。然中道蹉跌。無復繼起者。有一茅屋。臨溪負山。蓋為採鑛者。藏器具處。今惟充登山者宿泊耳。乃留所齎糧食去。路全絕。鹿跡熊蹤。懸崖絕壁之上。僅穿一綫。萬木參天。遮蔽日光。陰寒

晦冥走翠常濕而洶洶鞞鞞之聲起四方響應呼號如
海濤驟作坤軸欲搖導者曰此邊多飛泉惟以無路有
未覩之者崖上之路漸盡踰嶺渡川者十數回其間巖
石塞路萃確刺足溪水駛流揭跣而前困苦殆極渴甚
每見清流輒掬行三里至一嶺頂細逕交錯問之導者
對曰左者羽前觀音寺之路凡四里右者直可達船嶽
頂凡一里有半而前者至御所山祠御所山祠如何曰
御所者即五所之訛合舩形高倉赤倉駕籠荒神五山
之神祭之之謂也或稱五聖祠在船嶽中腹距此凡二
里蓋高倉赤倉之諸山今在背後歸途或可至惟荒神

之山最遠猶隔五里自定義至者宜齎三四日糧也苟
拜御所山則他山不登觀亦可且最富奇勝奴請先焉
乃從隨之

下嶺懸崖歌側有鐵鎖垂焉長數十間攀援而降至此
泉源正盡水皆西流導者曰是為陸羽之境溪即最上
川之源也有二小瀑曰白瀑曰紫瀑當時水涸之奇觀
殊為可惜又攀鐵鎖而上崖頂有石門高一丈餘濶六
尺長二間稱胎內竇其色黝黑其質堅硬鬼斧神鑿令
人矐目余前年遊上毛妙儀山觀所謂四石門規模之
大此遠不及彼而怪特嶮奇則負過矣匍匐出竇又有

鐵鎖中斷。巔轉而下。砂磔俱墜。行溪澗中。少許。達御所。山祠。祠小且頽。祠前紙錢山積。傍崖二瀑懸焉。高各數十丈。左者純白。曰雄瀑。右者紅。曰雌瀑。飛流散霧。幽雲涓渤。衣襟沾濡。心骨俱寒。又行途多奇勝。有七福神地藏。荒神諸巖。皆因形名。其砂石散布處。曰賽河原。溪水殷赤似血者。曰流血溪。池水紅白相半者。曰水神靈池。導者一一指示。合掌為拜。余輩笑而一瞥耳。中世浮屠氏之徒。入名山絕壑。到處立祠開道。概以擬冥府地獄。一石一水。皆呼其名。蓋人之好怪。今古皆然。故能行此豎技耳。然而觀山水奇絕之狀。雖余輩未曾不信造物。

者之誠有也。况氓之蚩蚩者乎。山中勝境。皆既歷觀。渡水攀巖。還至前之崖上。

將鼓餘勇。窮船嶽頂也。導者以天陰日晡止之。乃就歸路。依為余等說。其勝大略曰。懸崖之一路。曲折而上。至山腹。絕無樹木。矮松如草。危巖壓人頭而立。細砂埋節。一步一喘。絕頂有一池。周回半里。漾青蓄碧。深不可測。古昔火阮之遺跡云。湖邊有一小祠。祭船形神。俗稱御升澤權現。相傳反正帝時始建焉。北條時賴為僧。廻遊諸國。嘗一登臨。山勢嶄然特立。峻極于天。可俯瞰陸羽巖。磐數國。大瀛萬里。一碧如鑑。金華山浮其上。形如寶

珠。其他群山縱走橫逸。起伏高低。如波濤如奔馬。皆在
于履舄下。逢隈廣瀨。鳴瀨北上。諸大江蜿蜒流注。墟落
林阜。點點可辨。天之高。氣之迥。一呼吸間。雲烟開闔。景
象變幻。山色水光。不暇接見。真宇宙間之一大觀也。山
中又有日天。月天之二林。屏風飛龍等之數瀑。皆勝境
也。余等以不及往觀。深為憾焉。時天漸暮。流雲釀雨。滾
滾濛濛。峰嶂失色。一氣混沌。忽然疾風拂衣。細雨霏霏。
乃急行。路奇峻。流汗浹背。呼吸迫促。殆不能堪。而余心
氣昏如醉。步步蹒跚。數後遂倒臥于地上。衆怪歸索。余
大聲呼于耳邊。方覺。然未復。衆大驚。然以雨益猛。不可

留。強起余。二人把手。導者擁後。相呼相勵。援引下嶮。而
余遂不能步。然口亦不能言。殆絕。渡川躋嶺。恰如夢中。
行二里入林中。又倒導者曰。此地距四瀧。一里有半。而
路最峻隘。病羸之人。失脚陷壑。亦不測矣。宜留此。唯無
糧食。奴與公等一人。還至四瀧茅舍。作食再來。神谷生
與導者俱發。平戶某留護余。夜色昏黑。將初更。風雨大
到。冷濕之氣透骨。余乃愕然而覺。遽然而起。病頓癒。然
亦不能歸去。聚落葉。鑽燧燒之。沾濕不燃。寒甚。二人踞
地相抱。取暖。時雨漸歇。星光數點。明滅如燐。怪禽叫號。
夜將半。有揮炬火大呼自崖上來者。不問而知其為二

人也。余深謝其勞。且告全癒。眾大喜。導者供所齋之食。飢甚。啖盡之。眾入林中。伐樹枝。燃之取暖。余乃謂眾曰。聞登富嶽者。至半腹以上。或昏矇不辨人事。所觀之物。象皆變黃色。俗謂之山醉。俯行乃癒。余先用此法。無驗。而病狀亦覺少異。思此日數飲溪水。以醫渴。或飲毒泉。而至此歟。且余好跋涉山川。登富嶽者二回。其他振衣之山。可以十數。然未嘗有如此者。今日則時之不利。無可奈何也。但其為之勞。諸子者。寔不知所謝。眾皆困憊。臥地上。既而天色微白。雲氣低垂。豁壑曙光一閃。金線亂飛。世界皆赤。於是神氣蘇息。乃又發路之嶮。雖來時已

觀。殆使人戰慄。神谷生與導者。夜中往來。其苦可想也。還至四瀧。炊飯煮昨所得之葷食之。遂還至定義祠。時既午。大買酒。以犒導者。四人環飲。皆頽然醉臥。已醒。乃謝導者而發。日漸暮。道路滑澁。較覺苦艱。二更入仙臺。各歸其寓。實二十八日也。斯行往返四日。初償素志。而苦樂屢變。不與常遊同。遂為之記。示同游二子。併告後人云。

遊泉嶽記

予性愛山。最好登陟。凡仙臺四境之山。殆無不着杖屐者。而未窮泉嶽之勝也。嶽在城北六里。予坐寓樓。每開軒窓。恣眺遙矚。對之一指。朝暉暮霞。風雨陰霽。俯仰百變。未曾不神馳也。去歲九月。遊朴澤瀑。抵嶽麓。偶遇一樵夫。聞盛說其勝。登臨之念頓動。而終不果。今茲丙申。五月念三日。與遠藤齋藤二子俱發。至根白石村而宿。翌念四日。至朴澤。求向樵夫為先導。乃自西麓而登山。雖不甚高峻。溪路一綫。沿澗而上。迂曲盤旋。凡二里有半。半腹有一高原。綠蕪荒寥。絕無樹木。薇蕨怒生。溪邊

時見紅杜鵑。自關口以往。路稍險。石皆磨稜角。寸進尺退。呼吸喘逆。流汗不暇拭。至唐澤。即溪水發源處也。有水神碑。去年大旱。山下數郡之民。禱雨有驗。乃建之云。又數百弓。至一險阪。曰賽河原。到處累石。摸冥府狀。遂達最高頂。方數十步間。稍平行。有一鐵籠。中安醫王佛石像。陰崖處。猶有殘雪。碎取嚼之。乃振衣瞻望。山勢自北而來。層巒亂嶽。起伏聯互。近則白髭黑森。船嶽遠則藏王笹谷。關山。挾秀聳絕。翠嵐摩天。霧鬢各有姿態。決皆外洋一白。青螺千百。浮泛出沒。者即為松嶋。南方遙望相馬之岬。東面又揖金華山。逢隈名取廣瀨。鳴瀨。

等。長流如帶。皆朝宗于海。品井廣淵等。湖光磨玉。日光下射。輝然映發。其他殘山賸水。尺寸千里。攢簇杳蹙。丹碧點綴。山郭水村。短人寸馬。悉來衽席之物。但煙靄縹緲。倏忽有無。莽莽蒼蒼。不可久視也。蓋斯山屬國境。山脈之一支。而劃其東端。巍然拔群。故陸羽巖磐四州之地。收其全景。無一所遯匿。真可謂一幅活畫圖也。於是神氣浩浩。似與天地同量。所謂吞雲夢八九者。予今將笑其陋也。此行始欲觀桑泥。以之勝具罷焉。泥在山北三里。周一里。亂山環抱。風物幽邃。沿湖有一徑。可以達船嶽之頂云。既而降山。抵北麓。謝遣樵夫。踰荒蕪山。灌

莽紛密。鳥路僅可辨也。晚至去岡而宿。翌銜雨歸。高越
日作此記。甜毫曳白。既成。起開窓。則泉嶽紫翠。彩霞
搖曳。淑靈神秀之氣。通于几席間。相見欣欣然。

遊御嶽記

今茲北陸之行已終。還寓都門。月餘紛開混濁之中。無
足自慰者。終日惛然。心神不活。蓋朝歌夜絃之樂。龍脯
鳳炙之味。越羅蜀錦之服。固非吾曹青衿所可欲可求
也。於是復思山水之遊。顧秋冬之際。風物澄爽。神情先
馳。不自禁焉。是所以有御嶽之行也。丙辰十月十七日。
曉出寓。至新宿。右折西行。亭午抵小川驛。自是至青梅。
一望曠原。人烟漸疎。山丘漸蹙。天高氣澄。遙望甲武境。
上諸山。近濃遠淡。黛色如指。其最近而巍然者。御嶽也。
山容藹如。宛若故人迎我。青梅距京十有二里。實為武

西大邑。近設鐵軌。便更加繁盛云。此日欲必至御嶽。不宿而過。出驛。巒巒當路。知其為峽口也。行竹林間者半里。始見珠川在左方而奔注。陟阪臨之。對岸峭崖如削。其上紅楓與烏柏相參錯。明靚如畫。崖端殺為犬牙狀。駛流嚙其下。鏘如寒玉。路與岸或離或合。水聲遠近激如風雨。幽如琴瑟。時夕陽收影。歸鴉翻雲。暮色蒼然。遙望前程。斷峰喬嶂。隱見于煙靄間。或拔頂髻。或露中腹。或曳裙裾。山光水色。模糊不可摸索。少焉月出。又一里至二侯尾。地以桃花名。對岸白霜村。多梅樹。境皆幽僻。花時之觀可想也。自是小徑崎嶇。高低不一。遂出于絕

壁上。偶暗雲翳月。不得矚目。悵然久之。過之峽勢愈逼。溪聲愈急。長橋架之似臥虹。夜山皆黑。四圍疊合。而御嶽斜聳於前岸上。雲嵐吐吞。宛疑山靈出遊也。沿岸而行未半里。抵上澤井村。左折降崖。嶮仄殊甚。降盡得萬年橋。長十五間。幅僅一間。高二十間許。前後唯有四支柱耳。朽廢已久。隨步搖動。河中皆石。大者小者。起者伏者。蹲者踞者。如龜者。如兔者。如鷓者。有立如人者。有奔如馬者。曰燧巖。曰高巖。曰障子巖。其他不能悉舉。石與石鬪。水怒而乘之。渦旋砰湃。為垂簾。為急瀨。為深潭。詭竒百出。不可名狀也。立橋上。顧望。月色朗然。忽落水面。

漾盪節碎。金龍躍。銀鱗蹙。瑩輝晶潔。一俯一仰。冷然善也。渡橋攀山。行半里。時將二更。抵山中。道士家宿焉。一醉就眠。近曉。淒寒侵衾。遽然驚悟。起推戶。冷風吹面。只聞空山落木響耳。翌早發。至山頂。凡一里。俗稱御阪。道傍古松陰翳。殆不見天日。嵐氣撲人。衣襟悉沾。乍而眼界豁然。大呼稱快。山中無一屋。近絕頂。始見廬舍。宛有仙居趣。以先歷觀山中奇勝之為便也。直取逕路。降谷。藤牽石罨。移步甚艱。凡十町。得七層瀑。一道之水。落自斷崖。一層急于一層。至第四層。直下殆三十仞。其狀如懸鮫綃。冷霧旋迴。飛沫濺面。瀑底太淺。珠玉滾迸。可掬。

也。傍有小碑。蒼潤奇古。苔厚寸餘。銘字蝕摧。不可讀也。第五層以下。飛流益奔逸。觸巖角。注注深溪。灌莽蔽遮。不見餘流所極。更攀右壁。登半町。上之三層。一覽意盡。俯瞰水氣騰上。木葉颯然而鳴。陰寒襲人。又登兩三町。千丈巨巖。歎仄臨溪。巖頭置天狗銅像。溪中霜葉稍為可觀。既去。將觀綾廣瀑也。誤失道。往返數回。瀑雖不及七層之奇。雄偉則過矣。斷崖數十百仞。飛泉一瀉而下。萬條銀絲。紛然亂靡。瀑下有一巨巖。穹窿自成窟。狀中置一小祠。朦朧不可辨。傍多石浮圖。以地在壑底。陽光不通。滴露如雨。悚然肌粟。不能久停。而去十餘町。遂至。

奧院九折縈紆。謂之具那男峯。頂有二祠。上者祭景行
帝。下者祭日本武尊。喘定神王。决皆縱觀。乾坤宏濶。無
一物遮眼。關左開曠之土壤。穉紐正熟。黃雲滿地。遠連
於蒼茫之際。所謂武藏野者是也。珠川之水。隱見於平
蕪之上。蜿蜒東流。恰似白蛇之走。林阜墟落。點在其中。
者。位置歷歷。不得遯匿。東北遙望。筑波雙尖。其他武相
甲豆之山。悉在脚下。俯伏如培塿。神氣浩浩。有馮虛駕
風之概。時近午。乃就歸路。賽本祠。結構壯麗。境亦幽邃。
老杉皆十圍。高摩霄漢。傍多小祠。就中大口真祠。祭白
狼。相傳武尊登山失道。此狼導之。凡山中奇禽異草。不

為少。尤多杜鵑。又有祈禱鳥。夜鳴。其聲太奇。而未有見
之者。土人謂似百舌。鴉僅一雙。棲於圓山林中。他不悉
記。午時下山。向五日市。路通山脊。四顧皆童山。秋風飄
衣。芒花招人耳。時濕雲紛飛。雨氣濛濛。御嶽之山。不可
復見。豈山靈怒余探山中之秘耶。雨益暴濕。透衫衣。至
市。買雨具。日暮急行。至八王子。乘漆車入京。二更歸寓。
此行偕丸尾子美穗一人也。抑武西山水之勝。以珠川
上流為最。一遊僅上其堂。未入其室。如林鶴梁所記。楓
谿。日原。實遺之矣。又期他日耳。嗟乎。三月聚糧。布韮草
鞋。縫奇鑿險。放懷乎山明水媚之間者。余自信為其人。

也。

游筑波記

關左之地。沃野瀟茫。無丘阜礙目者。而劃立其東端者。實為筑波山。余在東都。澀水之曉。瀑谿之暮。望之白櫻。錦楓外。雙尖擎天。翠鬟似梳。媽有意態。神情屢馳。而未得一游。以為憾焉。今茲丁酉一月。得小暇。遂決意與友人。中目覺俱發。卅日昧爽出寓。取水戶街道。亭午至小金。為古昔將軍蒐狩之地。此日天陰欲雪。北風如剪。苦寒不堪。所過皆隴畝。冬景蕭然。筑波翠黛。隱見于樹梢間耳。至我孫子。南望手賀沼。波光滉漾。夕陽映發。乃成佳趣。至藤代。距京凡十二里。時已黃昏。駕汽車。電走六

里初更達土浦。投宿卅一日。朗霽晨發出驛。霞浦半面
皎然在目。然平行無遠矚。聞西施崗實為其地。登臨恣
矚。移時而去。二里至藤澤。郊外有藤藤房埋髻冢。往拜
焉。又有小田城址。即准后親房據守之地云。又三里至
北條。其間波山常在右方。追隨不離。至神郡南麓一小
村也。仰見山腹屋舍櫛比。碧薨白壁相映。宛一幅山市
晴嵐圖也。半里抵筑波市。投旗亭呼飯。憩息移時。輕裝
而出。筑波祠規模宏壯。頗為可觀。祠後有二路。便道取
近。自其左者。先至陽峰。滿山皆老杉。概數百年物。嵐翠
撲人。而石徑磽确。迤邐紆曲。凭杖而登。呼吸喘逆。漸覺

苦艱。每十町有茆屋。可憩。但冬時無人待客者。路傍有
一泉滴瀝洩於巖罅。即古歌所謂美那濃川發源處。清
冽可掬。味欺神漢。登四百餘弓。至絕頂。稍坦夷。有央嶽
祠。仰見兩峰益峻。巨巖大石。重疊累積。殊極崑崙崖嶸
之趣。祠傍有五亭。皆煮茗鬻餅。以俟賽者。過之直登陽
峰。躡巖角。攀樹枝。遂窮最高頂。有男體祠。俯見雲鳥。矚
望少時。既降。又攀陰峰。途履殘雪。其峻可知。頂安女體
祠。蓋男體女體。謂諾冊二神也。祠後峰脊突出。臨壑削
立。身在萬仞上。面平如席。可坐。憩焉。眺觀軒曠。足羽椎
尾。加波諸山。皆筑波之支裔。似兒孫戲膝下。自北而西。

那須高原。日光。秩父等。起伏聯亘。各鬪高低。西南遙望
足柄。函根。其缺處則富嶽。雲帳下垂。半腹以上。方在隱約
間。脚下漲碧萬頃。是為東京灣。鹿野。鋸山之脚。延入其
中。為山崎洲汀。彎環屈曲。白帆如鷺。東則霞浦之水。鹿嶋之
洋。波色一白。直與天接。其間通邑大都。亭驛道路。川流
丘阜。曠野平林。煙火攢簇。青繚白繞。縹緲無際。關左八
大州之地。歷歷可觀。余於是慨然。顧謂同游曰。美哉江
山。古稱八州能敵天下。今觀其地勢。山河環帶。四塞天
府之地也。源平氏以後。豪雄爭鹿者。多於此土。豐太閤
不世出之雄也。亦知其然。勸德川氏。定居於江戶。明況

中興首遷龍駕者。良有以也。嗟乎。昔日虎拏龍鬪者。其
骨皆已朽矣。而荒僻之野。變為錦繡之區。九原若可起。
則古人果為何感。言畢。舉頭疾風拂面。暗雲紛飛。無一
所見。乃降山時。雪片飄空。亂絮撲衣。乍想見武田正生
等據守奮戰之時也。自是歸筑波。凡二里。即右方賽路
也。危險更甚。途多奇石。怪巖就中大神巖。高數丈。形然
怪偉。如人箕踞。次者為太黑巖。渾身肥大。左肩負囊。右
手揮槌。形貌酷肖。次者為船巖。作巨艦出港。舉之勢。石
間路絕。自然竇穴。可往來者三處。初者曰北斗石。甚小
不足記。次曰胎內竇。長十數間。高數尺。匍匐而過。後者

曰石門俗稱辨慶返。蓋取勇者危懼却走之義也。峭巖
屹立。其間通人。頭上有大石。三邊懸空。以扼門勢。真造
化一奇戲也。石門之上有稻村祠。石壁如削。躡梯上下。
而蘇石滑趾處。徃徃有鐵鎖攀援昇降焉。但以全山不
石。比之庚申妙義。大有逕庭也。要之斯山。雖不甚高。淑
靈深邃之趣。眺觀壯宏之狀。冠于關左。聞秋天澄爽之
日。可能望陸奧之磐梯。湯殿。金華諸山。然則眼界所及。
殆將數十州。賽者之。不絕。職此之由耳。須臾雪歇。歸抵
筑波宿前之旗亭。翌雨。道路泥滑。終日急行。僅八里。宿
境。其翌雨歇。午買舟。下刀根川。過鴻臺下。日乃暝。舟行

十數里。達二州橋下。棄舟。初更歸寓。此行僅四日。能償
素志。因想自今而後。觀櫻江東。賞楓郭北之時。必有故
人自天末揖者。更加一層風趣。遂為之記。

寶刀記代伯舅伊藤祐敬

珠五金銀書畫器玩之可寶者。取物之寡而價之貴乎。是俗士質豎之事。不足道也。吾宗苟班士籍者。宜以節義廉耻為家訓。而先公所遺之刀。可以當之乎。刀二口。大則關兼光。副則弟子某所鍛。皆名工也。夫名工所鍛。未必珍也。先公所佩。未必貴也。唯其先公所由。以顯大節者。固足尊重。而其可以當家訓者。亦存于茲。嗚呼。是。可以為寶也。先公諱祐英。稱軍兵衛。家世事信濃松本。城主戶田侯。少講武技。兼習書史。蘄然俊異。蚤為侯所知。特命出仕。無幾。扈從赴江戶。會侯受幕府命。護英國。

公使客館。先公亦在其隊中。先是邊警屢至海內多故。歐美諸邦艦船相繼來。請開港互市。幕府遂締和親通商之約。其跡頗涉脅從。時德川氏積威日衰。府中無人姑息。因循唯勉。迎合彼意。是以外人暴慢。加凌辱者不少。於是志士憤恚。攘夷之說。騷然而起矣。先公已當任。目覩其狀。慷慨不自禁。竊謂彼醜虜奴視我。是寧可忍哉。若有人來襲。則不得不盡扞禦之任。然殲滅同胞氣節之士。又所不忍也。不若自麀殺公使以下。以懲其驕橫。振作我神州元氣。以死自贖焉。文久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結束而發。臨發。裁書遺諸隊長某。又口吟曰。神

風一掃。那堪恃。虜血須膏。日本刀。三更馳至高繩東禪寺。寺則客館所在也。時星稀天黯。直入上階。將及內廳。有二英人持兵而者。怪而誰何。先公拔刀大呼。躍而斬之。鮮血濡縷。立死。一館驚起。禦之飛丸如霰。其一來中左胸。不屈。揮刀直進。衆披靡。倉皇不知所出。既而同藩衛士漸至。先公自知事不成。脫圍而出。還至藩邸。天已明矣。乃具狀。郵吏歸舍。從容屠腹而逝。時年二十三。後數日。幕府命示遺骸于英國公使。檢畢。棄諸小塚原。所帶物皆沒入。事纔寢。先公既逝。法當削藩籍。候憐其志。特養其妻子。明年三月。藩有事大赦。因起其家。祜敬自

外入配其女。復列士籍以祐敬無似。明治中興後。歷任
教官。以至今日者。未必不由其餘光也。初幕命沒先公
遺物也。刀亦在其中。後歲餘。府吏併他贓品而市之。刀
商島津某獲之。既而知其所自。以人告祐敬。因購還之。
蓋大刀斬英人。副刀其屠腹者。極之血痕不拭。鏽腐交
錯。殆似古墳中物。命工研磨。晶瑩如水。光芒四射。使人
想望先公當年之風采也。及來東京。首改葬先公于城
北天王寺。以安其神。頃又裝飾遺刀。定為傳家之寶焉。
因想彼國家多事之際。唱攘夷之說者。自今視之。其見
或偏。其論或激。然皆出乎忠憤奮勵之餘。世既有定論。

茂至寶

如先公其尤者也。嗚呼。吾宗子孫百世。勿為懦豎。勿為
頑夫。每觀斯刀。乃念爾祖。苟不然。則辱爾祖之令名。併
瀆斯刀之威靈。茂至寶犯家訓之罪。擢髮無贖。豈可不夙
夜戒慎乎哉。

杉雨樓詩第二集跋

明治丙申夏。予遊北越。滯絲魚川。始見安田泰堂。未及
締交而別。爾來五年間。于杜陵。于東京。相遇數回。漸得
識其為人。泰堂名義直。字子德。因惜人。一行作吏。裘馬
風流。游跡遍于東西。霸亭客館。銀燭紅箋。曲盡詩酒清
興。到處江山。未嘗不增其價也。其詩寄托深而措辭婉。
百寶流蘇。千絲鐵網。可以比其麗。取格亦高。洵不愧當
代作家矣。頃將刻杉雨樓詩第二集。寄書曰。吾子亦得
無一言乎。因懷去歲八月。泰堂入京。招飲吟壇。諸公于
湖心亭。予亦陪焉。時雨歇風涼。簾影似漾。荷氣酒香。迸

於杯盤間。吟思殊清。其後予廢詩已久。萬斛鄙吝。不能
除去。今對斯囑。空追懷往日。而惆悵羨望耳。及援筆書
數語。以酬之云。

漢語辭彙序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學。不講既久。近時文章。幾無足
觀者。蓋我邦之言辭。大半承自西土。雖尋常叙記。應酬
之文字。必悉有所本而然也。顧者熙朝奎運之盛。前古
無匹。庠序之設。遍海內。然所講習。一是西歐之學術。而
却疎於東方之文藝。以故究理愈精。叙事愈拙。縱橫馳
騁之態。莊重雅麗之格。蕩然拂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竟不可望也。年少青衿輩。好引典故。概誤運用。又
擅製言辭。雅俗新舊。錯綜拉雜。譬之天吳紫鳳。顛倒在
衽。禍醜怪穢。爛殊甚。文亦頗乖格。病既深入膏肓。而至

老死不悟且不悔也。嘗試叩其所自稱。即曰達意達意。而未知達意果為何物。誠憫笑耳。在昔李斯有倉頡篇。司馬相如有凡將篇。揚雄有訓纂方言。秦漢間嫻于文章者。皆兼通字學。養之有素。淵源深遠。宜矣其發為文。為賦者。詞彩富贍。滾滾乎不知其所盡也。夫不知語所由來。漫然為之解。且用之不顧。是不窮河源。談崑崙者。已嗚呼文章之妙不妙。其一由字學之講不講也。審予雖淺學粗才。固有志于此。嘗欲網羅一切成語故事。探究考覈。積數年之力。編成一大辭典。以酬聖明之世。憾衣食於奔走。未暇也。曩者其意告從遊二三子。試使

纂輯一小冊子。即此書也。篇中雖時有不滿鄙意者。子弟輩或頗便之。於是附其稿于書肆。刻之布于世。聊欲以資初學者之用耳。若至其詳者。行將自謀矣。予素非以文名者。而但不辭為後世可畏者。執鞭先驅也。

大江先生略傳

代上村賣劍

先生名卓。字元良。號揚鶴居士。土佐宿毛人。弘化四年九月生。父某爲柏島邑宰。母後藤氏。先生年十五。師竹村某。又入鄉校。日新館。講習文武。嘗讀宋名臣言行錄。以爲蘇軾。胡銓。儒生巨。非識時勢者。事業則寇準。王安石。李綱。操行則張詠。趙抃。餘子碌碌不足稱也。嘉永以後。內外多事。國論騷然。慶應丁卯。幕府罷西征之兵。失其積威。方此時。薩長二藩同盟已成。將進兵入京師。士氣爲動。先生與同志數人謀。赴長崎。廣交天下志士。無幾。旋入京。奔走公卿間。朝廷密詔使侍從鷲尾公。潛兵

赴高野山。備大阪。先生隨之。後又以事入京。謁五條卿。有所具申。會有會桑二藩合兵迫京師之報。朝廷賜以詔書錦旗。使先生致之侍從。先生乃變服間行。凡二晝夜。至高野山。有志者聞之感泣。先生建策。欲以奇兵出大阪。直衝其虛。群議不決。和歌山。南紀。大藩也。以幕府之親姻。向背未定。侍從使先生特傳詔旨。遂歸順。時鷲尾公既去高野山。先生亦還京。朝廷命駐屯將士。自錄功奏上。先生不屑之。故不與賞賜。此年五月。任兵庫縣判事。試補。專掌外人訟獄。既而解職。遊清國。滯留滬上。數月而歸。齎志東上。本邦賤民有稱穢多者。多業屠狗。

自中古鄙斥殊甚。殆不相齒。先生乃上書當局。遂廢其稱。編民籍。後自民部出仕。累進為神奈川縣令。明治壬申六月。秘魯國船買清民二百餘口於瑪港。過橫濱。其一人竊脫。搭英船乞哀。英國公使告之我政府。政府特命先生處理。先生謂奴隸之事。慘虐已甚。且欺誘致之。固可責也。事起於我疆域內。糾斷曲直。其權在我。時內外諸人之間。論議百出。可否相半。先生固持所見。遂裁決之。秘魯國則為遺憾。遣使迫我。議遂不合。因取決于露國。露國皇帝以我為是。事乃罷。清廷厚報之。先生之知橫濱也。銳意圖治。大有所施設。甲戌徵入大藏省。海

關稅法之制定亦與有力焉。其翌年挂冠而去。丁丑西南亂起。先生夙稱泰西立憲政體之美。因欲乘此時大有所為。既而謀泄。逮捕繫獄。後遷於岩手縣獄。先生在獄中。備嘗艱苦。而不毫動心。靜坐讀書。時有賦詠。淒涼悲慨之音。如燕市擊筑。世多傳之。又著讀國史劄記。為已新編等。皆自閱歷中工夫來。新警奇創。出人意表。甲申減罪一等被赦。時憲法已布。議會將開。岩手士人慕先生者頗多。遂選為衆議院議員。先生欲輯和官民。以舉富國強兵之實。然朋黨分爭。抗官唱私。世議紛然。先生不欲復為議員。於是興商業銀行。創京釜鐵道會社。

其他多所創設。常曰。東亞形勢日非。列強窺其隙。逞豺狼無厭之慾。誠可寒心。今日之務。在日清韓三國連衡耳。然非三國人士互深相識。未為可也。韓國皇帝稱先生才識。聘為顧問。舉任水輪院副總裁。今尚駐在其地。先生為人狷介。於經濟實地之學。造詣尤深。頃將遊清國。嗟乎。宗慙破浪。張騫乘槎。豈不壯乎。他日風雲一變。為龍為虎。未可測知也。

成島榮次郎墓誌銘

死一也。死於王事者。其神以靈。功烈長不朽矣。征俄之師始出。闔國民情如一。苟有子弟從戎。軒者則里閭榮之。勇戰致命者。天下傳獎。其父兄亦不毫悲悼而喜之。如成島氏之子。其一也。成島氏之子。名榮次郎。以軍曹。轉戰九里島。大荒溝。棒子嶺。到處有功。遼陽之役。投身奮戰。丸洞其胸而死。實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也。越二月。埋遺骨于先塋。榮次郎父曰文右衛門。上有三兄。下總國東葛飾郡布施村人。家世農。其在軍。善遵約束。為隊中所稱。云。死時年二十八。銘曰。

投鋤帶劍。遼陽蹀血。馬革裹屍。凜凜其節。遺恨一聲。斫地膽裂。魂為鬼雄。死有餘烈。

白石印譜序

白石先生學博才高。起布衣。參與大政。更革制度典禮。其文章事業。彪炳千古。廟堂瑚璉之器。霸府三百年間。推為第一。至今敬慕者不絕。而其遺愛手澤。傳于世者無幾。識者深以為憾焉。頃上毛人中澤君廣勝刊白石印譜。來囑序。予受而閱之。印大小凡三十。刀法奇古。皆可稱異。乃試叩其所自來。對曰。亡友片山氏。家於新田郡。數世素封。多藏古今名家書畫。其人篤意嗜古。且殊慕先生。此印亦係其所寶愛。其歿後。予乞嗣子得之。蓋聞先生祖本出於新田氏。故其在世之日。數抵此州。訪

世良田村長樂寺。檢覈文書。然則其所傳來。亦可審知矣。嘗示諸某某數家。請其鑑查。皆推為真。固無異論也。嗚呼。甘棠之詠。屋烏之愛。思慕大賢之深。自古皆然。況印者係其所常用。十襲尚恐其不足也。今中澤君不敢隱匿至珍。刊而公之。此書一出。可以資考據。亦不止為二三好事者流。明牕淨几之珍也。予既嘉斯舉。多世益。故不辭以不文。樂為之序。

畔蒜喜三郎墓誌銘

嗚呼報國之忠將卒。固無徑庭。譬猶手足相待而始為用耳。縱其職論高下。其志豈別厚薄乎。今也聖明在上。恩德覃下。是故舉國勇於為公。以死於戰陣為榮極。如畔蒜君。蓋其尤者也。君名喜三郎。父曰權之丞。母飯田氏。君其長子也。明治三十四年中。選入營。善遵規律。術業日進。屢得上賞。後二年歸休。三十七年日俄役興。又徵屬步兵第二十六聯隊第九中隊。航至遼東。十一月二十九日。戰于爾靈山。負傷。翌月。舉為伍長。轉戰數處。尋自旅順北進。三十八年三月八日。八家子之役。挺進。

中丸死年二十五。叙功七級。勳七等。是年七月二十五日葬先塋之次。君性溫厚。好學。鄉黨素稱之。至是無不嘆惜者。配濱田氏。生二女。曰多可。喜知。銘曰。敵王所慄。撫刀而起。克酬夙志。唯有一死。壯烈無儔。悼此俊士。佳城鬱鬱。豐碑高峙。

雨谷先生壙誌

川村應心。字廣卿。通稱新介。號雨谷。東京人。六歲。父母携之。越後。慶應中。于役長崎。從水。下逸。雲。釋鐵翁。學南宗。畫技頗熟。既而東歸。王政維新。徵官刑部。歷松江。靜岡。仙臺。諸法衙。敘從五位。勳五等。明治三十年。以東京控訴院。檢事。罷職。性簡淡。以文墨自娛。畫名播天下。又好作俳句。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病卒。年六十九。

論清國利權回收

清國為坤輿之一大帝國。上下四千年間。羸蹶劉興。九鼎屢移。而大抵其變起於蕭牆內而已。未嘗舉其國為臣妾於外夷也。雖然。方今交通之途日開。以千里為比鄰。宇內恰如一國。而列國虎視眈眈。磨牙吮血。惟利之圖。屬者改美諸國。雖頻唱平和。而猶以銃礮以保障。德俄兩國皇帝。為其唱首。以豺狼之心。口仁義者。誠可發一笑耳。苟為國於此間者。一失其政。則八柱傾。四維不張。怯懦萎靡。恐不能自拒。其可痛哭長太息者。不必待古之賈生其人而然也。

夫尊大驕傲。古來支那之通弊也。彼自稱為中國。為華夏。而目其他為夷狄。為戎蠻。視之不啻禽獸。傲者凶德也。墨守陋習者。頑冥不靈。毫無所退省。而時運推移。國勢日以陵夷。因襲之久。慣習之熟。不能無尾大不掉之弊。列國以之為奇貨可居。苟有機之可乘者。則競加抑壓。封豕長蛇。乘他孱弱。誅求不止。而清國宰執。每錯其處置。其於列國。無請而不聽。畏首畏尾。茫茫乎若不知所為者。朝割一城。暮割一城。而毫無所貴重。顧藉其意。蓋謂以四百州之大。割教百里之地。彈丸黑子。何與國。家休戚相關乎。是以躑躬戢翼。瞿瞿僮僮。不敢為崖異。

維命之從。而其病既入腹心矣。宜列國以務乎自效。而放橫不法。暴戾恣睢。無復所忌憚也。

曩者南京條約。割香港于英國。北京條約。割黑龍江岸之地于俄國。一以其怯懦。招外侮也。繼而前日旅順口。於俄國。膠州灣。於德國。威海衛。於英國。廣州灣。於法國。以漸讓與。今也瀕海數萬里。良港佳壘。之可以泊其戰艦。果有幾乎。清國固稱富物產。而殊多鑛物。然地利不得其宜。何以輸出而鬻之乎。巨寶空藏於地中。其值不如糞土。撫順。滙縣之煤炭。纔為可稍稱。而非自國之有。清國之大。廣袤數十萬方里。縱有數百里之鐵軌。新成亦

何有哉。亦不過為大盜而積也。且夫許江河航行之自由。於其岸上為貿易。又公認領事裁判權。仰訟事裁斷於外人之廷。如此則不獨為禍根。抑亦關於獨立國之體面者。蓋頗大也。

國家無主權。則不得稱為獨立國矣。故在其領土內。而公認他邦之權利。既關於其領土與人民。皆認他國之主權。故乃自限束主權之効力。與國家之獨立。冰炭不相容也。今清國自主權上而言之。則或恐不得為一個完全之獨立國也。顧者東洋各國之外交。往往過退讓。戰戰兢兢。伺他鼻息。此膝一屈。不能復伸。是故將以解

紛而適足以益紛也。其於清國殊為然。嗚呼。拔劍斫地。灑熱淚於斯者。何必俟異時之仁人志士而後然哉。拳匪變後。清廷亦漸悟舊慣之決不可墨守。孜孜汲汲。疏導外邦之文化。派遣俊秀有為之士於海外。習得其學藝。以資自國之發達。於是人人自新。其回顧往時也。翻然知其國家所受於外邦之痛苦與不利。乃欲回收利權。大聲疾呼。囂然遍于遐邇。歐美諸報呼之為妄舉。蓋各國均抱自利之慾。而不知道義為何物。故然爾清國亦不直得其所求者。固無論矣。今夫力無所不至。惟理不可屈。若能百折不屈。斃而後已。庶幾以得遂其夙

志耳。使為人上者。其明如日月。其堅如金石。則罔兩聾於雷霆。螢燭滅於太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么麼眩小技。以蔽聰明。移心志也。使為人下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勇於公戰。怯於私鬥。有無相通。緩急相濟。一國為一家。則彗孛化為景瑞。鴟梟變為鸞鳳。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教之人。方且盡力奉令之不暇。何毒於天下。延來世之有。凡國家之強。撫綏要荒。使萬里來王者。不獨在兵力也。

讀托翁與清人某書

俄國伯爵托爾斯多伊與清人某書。無慮數千言。曩譯其全文。載于本誌前號。想讀者必善記之。托翁俄國大文豪也。所著傳奇小說。數十百部。結構新警。措辭雄健。而篇篇皆有諷諭意。加之道德宗教藝術政法。無一不通曉。往往豎論橫說。正言讜議。毫無所忌。憚信有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之概。俄國政府以其書為害於國家治安。動禁其發售。然其人聲譽溢于宇內。識與不識。仰之山斗不啻。俄國懼世之批議。強寬假之。不能復奈也。古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托翁寧有過。

而無不及。亦一代之偉人也哉。今也托翁歲過耳順。雙
錄不衰。宛有伏波之風。以是操守愈固。構想愈練。片
言隻辭。尚能聳動一世之耳目。往年日俄役興。草一文
載諸龍動泰母司報上。痛斥其國之暴戾殘虐。太甚違
背道義。絕不假之。一時喧傳。是非之論。至今不罷。蓋托
翁執世界主義。以博愛為其要旨者。其眼中固無國家。
而唯欲增益人類之福祉。終不滿于現時之世態。故然
也。屬者又評英國沙翁之傳奇。為劣於尋常。凡近之作
家。固不^值半文錢。次以事其模倣者。為愚不可教。其議論
之正否。姑措之。氣力邁往。洵可欽慕。而今復有是書。其

見地。嶄然拔一頭地者。固不偶然也。

托翁大旨。乃謂。忍者最上。達德也。而支那人。從來善行
之故。每不辭割地。而列強為之。却相搏噬。譬如豺狼之
群。爭片肉。彼輩皆已墮落為野獸矣。頃日清國革命氣
運漸動。而一經革新。與歐洲諸國抗衡。固可庶幾也。但
所懼在失農業生活之狀態。是宜痛哭長太息也。其意
教清人。依然仍舊。飽善忍之。天運循環。他日之幸福。可
希也。信是有道者之言。其旨極高。然大而無當。往而無
反。猶河漢之無極。吾亦終不能無惑也。

所謂農業生活者何也。老聃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

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次莊子胠篋篇述之盡矣。而後世陶潛之桃花源亦傳其意。今托翁自謂孔老百家之書平生誦之弗措。然則其特稱之固無疑。譬猶供吳客以尊鱸耳。夫如此農業者。活果為世界人類早晚必當趨向之真生活乎否。托翁言之太略矣。凡事於古然者不必於後世為亦然也。何者世運推移人情亦變。苟自非隱淪之徒今日誰復以之為自足乎。然至以農業者活為平和靜

穩之境地。固無異論。嗚呼是亦可矣。而今舉清國見為之乎。抑亦求之而為可得乎。以予所見決不然也。

清國疆域四方各數萬里。就中東有泰山。西有華嶽。江河流其南北。所謂中原之地。古來帝王之所都。即為史上活劇之場矣。而其時農事方盛。因得為要樞之地。古者天下之利多在西北。趙宋以來專恃東南之漕運。謀不及西北。以故情民爭先移住山田。日荒地力年窮。於是溝洫之利愈廢。耕耘之法愈失。大禹治水之要。周家井田之法。其遺意皆百世可鑑。而終不顧焉。今清國人口稠密之度。比諸我日本。不及其半。而其民所以流出

海外頗多者。蓋由地味已歸荒蕪。糞壅之功。鋤耨之力。殆不可共施也。今之清國。已非農業國。寧為商業國。清人之巧。趁什一之利。且尤以信著也。各國高賈。皆甘屈其下。推為坤輿第一矣。清人所得于海外。纔足以濟自國之窮乏。清國現狀。實如此。農業復起。亦必不可不待。國運隆興也。今托翁特擬之。以農業生活。蓋不知時之推移者。章甫之冠。越人無所用。嗚呼。何其不通之甚也。

乾嘉之至。其澤已盡。鴉片役後。清室不振。內憂外患。交侵。鼎之輕重。已被問矣。其對外國。維命之從。一遇誅

求。雖要衝之地。皆從割讓。毫不暇貴重愛惜。然是清國力不敵而然耳。固非有報怨以德之意而然。其跡似矣。而其心否矣。又假令清國每如此。馴擾雌伏。甘受他國使。又塞其無厭之心。而其國果能得全乎。今也。列國虎視眈眈。務窺釁隙。不奪不饜。其所以然者。其一本于勢力均衡。縱雖有意於仁義。不能獨行之也。俄國一租借旅順。則英法德三國亦不得不借地于清國。與之犄角。否則均衡一朝而失。擾亂將愈甚。如美國自其建國之初。獨有新世界之曠土。絕不關於歐洲列國之事。而太平洋岸之風氣漸開也。自然之勢。執自彊之策。乃併布

哇王國取比律賓群島。從是又至與於東洋之事。今日
宇內形勢大略如坎。故若使清國從托翁之言。永甘迫
害。朝割一城。暮割一城。則積歲月之久。終至無地可以
割者。是自滅之道也。宋之於遼金。亦概如此。社稷之亡。
決不迴踵。然則何可謂之對惡者而得勝唯一之道哉。
托翁之言。高則高矣。然自非舉世為聖賢。宛如托翁其
人。決不可行。而是譬猶待河清之日。百年猶不足也。彼
輩已為野獸。宜驅而去之耳。以人之道。加諸野獸。亦是
宋襄之仁。終自敗而已。至是四億萬之蒼生而存孰執
統一之權。地已非其有。君已非其人。不得已而流亡散

在世界各處。其服高蓄財者。幸得為猶太人耳。而其類
滅豫知之。亦決非難也。

凡惡德必加于弱。何者。彼力不能正其罪也。故可憫者
無甚於弱。今為清國謀者。以禦外侮為第一之急務。然
如輕躁極端之革命主義。不過傾危其國爾。竊願舉
四百州之民。去其尊大虛傲之陋風。務疏導日東歐西
之文化。取彼長。補我短。內勸農業。以厚地力。修兵備。以
張國威。外為通商貿易。梯航相通。如此而國基始固。不
獨擔保東洋黃種之生命。庶幾以得滅列國之野心耳。
要之清國自強。為從世界人道上所必當盡之一大義。

務。而其為之之間。扶掖提攜。常使不致他國阻害者。實我日本所以全友誼之職分也。托翁之言。總出自其卓見遠識。唯惜不適切于當今時勢耳。古謂夷齊憂百世。尚父憂當世。若今以之為百世之言。則可。其至理遠旨。亦可以消鄙吝之心。解貪饕之念。而其言不得直行。諸今日之世者。一由時運未會。悲夫。

論清國匪徒

萍鄉匪徒。屬者漸歸鎮定。江蘇河南安徽湖南諸省。民心動搖。騷擾猶未息。聞之河南匪徒數十。變服佯扮商賈。出沒聚落間。時四出鹵掠。而巡警輩未能剿絕之。充撫馭之任者。或貸之以兵器。不知其意嚮果安在。安徽去冬以來。通長江一帶。檢航行船舶。頃獲西船一隻。藏匿山砲短槍及大小彈丸八十斤者。江蘇洋裝斬髮者。無論其實通西徒與否。悉度究彈偵吏刻深自逞。不問證跡有無。往往糾治良民。或梟首後。誣為革命黨。以務詐取官府賞金。於是怨嗟之聲漸繁。無賴逋逃相率。厭

苦官吏謳歌亂匪。加之皖北比年不登。米鹽無給。物價暴騰。流氓為群。所在聚散。或乞食街上。若有豪戶富家不惠物者。則直闖入屋內。奪取金品。其尤甚者。揭竿為旗。飾馱為騎。殺人縱火。暴戾恣睢。無所不至。或與官兵交其鋒。出沒自在。而未至殄滅云。於是彼持極端之革命主義。凶險喜亂者。或曰。句踐餘兵。可以興越。楚雖三戶。足以亡秦。凡是等蓋為革命之端矣。縱雖其事不成。而其義既已伸于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譬猶赤眉始事。而漢室中興。黃巾作難。而三國分立。其兆既備矣。然予竊以之為癡人說夢之類。將

付一笑而止也。

夫狡猾之民。常有離上之心。而無恒產者。固無恒心。嗚呼。何國何世。果無此類。唯承平之世。為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苟有機可乘。則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今清國版圖之廣。遠陬之地。水旱疫癘。衣食不足。或受所謂革命黨之使。嗾集橫行。適以至此。固不足言。譬猶疥癬之疾。決不至為性命之憂也。如此匪徒。設令雲集霧合。至幾十萬之多。安能得改造國家。變革政體哉。其故無他。草竊之徒。虜掠乃足。其心固小。不必有推倒現代帝室。除斥滿洲人種之大志雄圖也。且夫

革命之為事。慘禍已甚。勢之所向。出于不得已耳。縱有其志。若誤其方。則決不得成也。昔者髮匪作逆。洪楊起事。其初附會天主教。以迎合外人驩心。又稱興復前明。以收攬中國衆望。以故所向無前。擧天下之大半。所在響應。景從。社稷將危。然視其所為。淺陋庸劣。窮凶極惡。固不得為受命之帝王。至是外人亦戮力誅族無赦。蓋方今之世。坤輿各國。和親締交。相與為一。緩急相濟。苟有亂賊起其間。強梗不可制者。豈袖手坐視之哉。鄰里有賊。必赴援逮捕之。而後止耳。彼躡足行伍之間。而僣起阡陌之中者。雖勇如賁育。智良平。今無所施。其勢已

異也。

清之初興。太祖奠都瀋陽。太宗嗣立。服漠南。東征朝鮮。二回至世祖。逐流賊入燕京。遂都此。聖祖平三藩。次經略疆外。破準噶爾。併內外蒙古。悉入版圖。繼服西藏。尼納。楚之約。北以外興安嶺。與俄國劃界。高宗略天山南。北。西南征緬甸。暹羅。安南諸國。皆相率來王。又伐喀爾喀。方此時。清威復在漢唐之上。外服要荒。內敷治化。乾隆之至治。亘六十年之久。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然征戰巡幸。費財不少。國力疲弊。盛衰忽判。故鴉片役後。頻受外侮。國土日蹙。此間亦頗多內訌。白蓮教匪。天理教

徒等相踵為亂。然後髮匪乃起。騷亂十五年。賊所蹂躪十六省。淪陷六百餘城。其失生命者二千餘萬。長江沿岸沃饒之地。一朝化為荒蕪。蘇杭殷富。慘殊甚矣。逆氛概盪平。遺孽猶存于捻匪。而西南有苗匪。雲南人口千六百萬。亂後纔算六百萬耳。其後回匪騷擾。遂至割伊犁于俄國。近時日清役後。有甘肅循化回徒之變。河南逆匪亦應之。次拳匪暴行。兇焰頗熾。遂有鑾輿西狩之厄。內外多故。尾大不掉。而不能振肅綱紀。以復往日之盛。何其衰之甚也。凡是等匪徒。要之唯不過禍其國。嗚呼。螻蛄之爭。為漁夫之利。螳捕蟬而雀伺螳。有人擁丸。

挾彈以擬其後。彼徒爾喜亂者。亦可以深戒夫。凡不可缺於革新獨立者。為理想也。無理想者之所為。即為妄動。如往時美國之獨立。其民皆有確如理想。故得達其夙志。加之在今之世。宜以平和手段為其先。如我日本立憲制之發達。可以為鑒矣。今也清帝既發立憲準備之上諭。大有意於革積弊。而其為之。以振興國民教育為第一。清國之民。於其自新。維日不足。而或雷同無智之頑民。以無統一無理想之暴舉。目為快事。其見之陋。殆不可教也。

論新學精神

試問洋之東西文明發達進步孰先孰後其以東洋為先萬口一辭固無異論也顧者支那印度聖賢相踵輩出文物典章既早燦然奪目方是時今之西洋諸國尚悉鎖於鴻濛雲霧榛榛樹木犴犴鹿豕其民未脫獷野蒙昧之俗聚散轉徙與禽獸無擇希臘羅馬剽其國比諸支那相後蓋千有餘載矣然而方今情勢相異不啻霄壤優劣全易其地彼則駸駸日進儼為世界文明之中樞此則陵遲萎微或有不能保其獨立者可勝歎哉夫文明者固為人類共有之物固不限乎某國民某人

種東西文明。其源既一。然東洋文明。中古以後。滯滯固
 定。漸歸腐敗。而西洋文明。日新又日日新。幾不知所止。
 其故何也。私謂。是因為學工夫之異。惜東洋無科學。可
 足觀者。格物致知。雖每口之。發明創見。亦從而缺如。希
 臘羅馬。則始有之。實見觀察。研究精微。原心於秒忽。較
 理於分寸。譬猶犀照牛渚。萬怪悉露。至近代愈盛。遂大
 放異彩。或至目科學工藝為文明。乃知科學之有無。東
 西文明所因判也。如此為學工夫。不獨止于有形之物。
 質世界。及之于無形之精神世界。道德法政經濟。乃至
 社會萬般學藝。苟有需於人生者。皆用之。雖時有推移。

沿革。其本則一以貫之。是所以西洋文明。獨為殊絕。形
 而下則機器精巧。人類福利日進。形而上則道義太固。
 國運隆盛。亦可期而待也。上古姑措之。近在一百年前。
 歐人尚點火蠟燭。車行遲遲。日行數十里。而今海有輪
 船。陸有汽車。又有電信電話等。以萬里為比鄰。其他皆
 用文明利器。是古人所不能夢想。科學之效。何其速且
 大也。

科學之基礎。在自由靈動之心。不苟崇奉前人。實事求
 是。其本既固。以積累為功。是所以科學即為實學。之要
 旨也。支那往古學術。視之果何如。聖人之道。載籍極博。

不可一朝一夕而盡之。自漢至南北朝。經藝有專門之家。人窮一經。各傳師說。株守不敢少違。人心局於古人圈套。不肯出其外。猶舟膠沙也。至唐末北宋。佛理浸染人心之久。風氣少變。性靈稍發動。人人相率師心。自吾為古。李翱論復性。蘇軾論武。非聖人。王安石論祖宗之法不足必尊。至周程諸公。以性理解六經。多有叔思特見。於是孔子子思孟軻二三聖賢之外。眼中無古人。謂心即為明德。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英靈之氣。可以概見於此。斯心自足。何必追古人影迹。其融會儒佛之至理。精到綿密。流動自

在繩墨一斷。才思空湧。猶大水一至而膠舟忽浮也。朱熹集而大成之。金聲玉振然。理學一鑄。人心再錮。其責固在後生。至是無數英雄。甘趨下風。總墮拷亭殼中。自繩自縛。孔孟之外。又不欲違程朱諸子。一旦靈動之心。弛然而餒。王守仁唱良知之說。其力尚弱。終一不能救之。猶膠舟一浮而再擱岸也。清室一統之後。碩學鴻儒。以性理為空疎迂濶。決不適確切當。考證之學始起。而其實不過校帳簿之小技。業愈精而心愈荒。人人皆悅于故。不能即于新。頑陋固僻。靡然成風。不能與時推移。所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者。今奚

若哉。其不能順適于坤輿大勢。頽然日墜者。誠有以夫。痿者終身不忘起。睡者必有覺醒之時。今日東洋諸國。迴顧瀾支傾厦。再趣優勝之域。豈有不能之理乎。今清國革新氣運。漸動制度典章。亦將就修治之緒。於是新學大行。負笈遊學於我邦者。蓋以千數。然^非人人自新。以一心靈動為主。則不過獼猴之智。摸倣自喜者。安能得召世濟時哉。凡講新學者。必當領得自由靈活之心。為之根柢。固不問其為何學也。或為說曰。有形科學。取之于西洋。以供作為文明利器之用。道德政法經濟等。無形學術。取之于我古聖賢。

偏不黨。取彼長。補我短。誠為可矣。曰不然。予豈不知聖經賢傳之貴乎。蓋謂茫茫六經。萬幾之圃。昭昭前史。萬幾之鑒。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法言。不知學問之大也。然五帝不復禮。三王不同法。以數千年前^所說。直施諸今日。枘鑿固不相容。若以今日科學之理法。新解經傳。猶宋人於性理。磨鍊拂拭之餘。必大發光彩。斯道幸不朽矣。所期宜存其精神之本。舍其形貌之末。精神者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種族特性之所繫。至百世而不泯滅也。然苟不以變通之義。何補於當世哉。故為此言者。不解聖賢之心。

洵是孔孟之罪人也。

論支那移民

將觀一種族之繁榮發達如何。必不可不準據者有二。一為種族之蕃殖力。一為播布之趨勢狀況。而支那民族。特為後來愈有望也。坡劉曰。至二十世紀之初。俄國當算所蕃殖於其版圖之住民。凡一億二千萬。而六千萬之曰耳曼人。與三千萬之奧地利人。蟠踞中部歐羅巴。一億二千萬之安古羅。遼民族。占領地球上最良部分。而次之者。為支那帝國。其刮垢磨光。大一新面目。可期而待也。

今日支那帝國人口。凡四億五千萬。而內國殖產。不暇

與之相並。故驅諸海外。然播布力之盛。素為此種族之特質。史上頗有明徵。殷太師箕子。不欲為臣於周。率殷民五千。去之遼河畔。建國曰朝鮮。施八條之教。使人知禁。邑無淫盜。門不夜扃。繼而秦之亡人。避役入韓。建國曰辰韓。徐福之來我邦。固不可詳知。然秦漢之民。往往歸化。編入我國籍者。頗多其證。李陵以其軍降於匈奴。其後裔長存於黠戛斯族中。漢唐之世。妃嬪公主。嫁單于可汗者。亦決不為少。故今日長城以外。蒙古諸部。滿洲及天山南北兩路。漢人及古代漢人之遺孽。實過于一千三百萬。優足為一國。朝鮮暹羅波斯等。遠不相及。

其控制邊塞蠻民。豈為無其故乎。若夫至近時海外移住。有更甚者。五大陸上。無所不印其足跡。其數凡五百萬。雖其間每多慘事。其業愈進。絕無間斷。勤勉儉素。以為其性。必吸收其地方富資而後止。於是世界各國。動唱排斥支那人者。不獨以種族的感情。利害衝突極甚。故然爾。

移住之舉。慘禍固甚。而是暴露歐人之不德極甚。翻標章支那人之耐忍。非常者也。彼素非衷心欲之。歐人中狡黠者。百方欺騙誘拐。或捕之於沿海岸上。時至數百人之多。一舉移載之於船中。再舉拘囚之於船倉。呼曰

活荷。然後輸出于太平洋洲諸島及南亞墨利加諸邦。或為耕奴。或為鑛夫。其在船倉中也。太氣不流通。光線不透射。而船主餽之以僅少食物。以故無辜囚虜。屢瀕飢餓之厄。或罹疫癘。憤死者。病死者。前後相踵。所謂活荷。忽變為死荷。其更甚者。往往不堪悲憤之極。赤手抗歐人。盡死於紅毛碧瞳輩之銃火刀槍。棄屍水中。化為魚腹之鬼。嘗有一船稱德羅油格爾者。滿載此種移民。而航洋中。移民等不堪其苦。以為與坐而待亡。不如玉石俱焚。報讎身亦死之為快。遂縱火船艙。烟焰漲天。舟中之人。溺燒而盡。明治五年。秘魯國高船買清民二百

人於澳門。載之過橫濱。其一人竊脫。投英船乞哀。英國公使告之我政府。政府謂奴隸之事。慘虐已甚。且欺誘致之。固可責也。而事起於我疆域內。亂斷曲直。其權在我。時內外諸人間。議論百出。可否相半。我政府嚴命還之。秘魯以為遺憾。遣使迫我。議遂不合。因取決于俄國。俄國皇帝以我為是事。乃罷。清廷深德之。凡如此慘事。其後稍改之。然歐洲商船載支那移民。今尚置諸污水。蒸汽之放口。依然稱活荷。歐人暴戾亦極夫。

移住。其初出于脅迫。而繼之以志望者。千八百五十七年。移民赴哈巴那者。一年間。前後六十三回。凡二萬

三千九百二十八人。其中死者三千三百四十二人。蓋待之殘暴刻薄乃然。其後航海難稍減。移民愈加多。殆不知所停止。但大抵不携婦人。缺土者永住之便。而進退自在。毫無所拘束。其未多經年所。而播布世界已遍者。固不偶然。其後承之以真正移民。携家遠徙。海外諸邦要港。每見支那市街之設立。其勢儼不可侮也。彼徒所業。固多其類。或服耕作。或事行商。而勤勉儉素。能耐飢渴。則一。當初無一錢之資者。僅僅數年間。作中人一家之產者。比比皆是。故借其手。而從他國富資於支那者。年年數千萬。以使攝理其本國輸入。超過輸出。

之弊。保權衡之宜。今日支那帝國之富力。依然不搖動者。移民輩與而有力。其功尤大矣。

更觀其播布之地域乎。其國藩屬疆外附近。固無論而東南亞細亞諸邦最多。太平洋洲諸島次之。遙航西半球。行將及歐洲中部。若夫至對主權者。特無競爭之處。則根株已固。決不可轉移。如英領新嘉坡。蓋為其一。若其地微支那人。則農工商諸業。一朝而廢。其富榮不復可望。曩英國政府課稅其地。支那人之蔬菜市場也。彼輩大恨怒。罷市數日。全港不得藜藿。困甚。政府亦不得已。復其舊而止。馬尼刺為比律賓群島之首都。其地西

班牙人。大忌支那人。唱斥攘數年。而終不能焉者。因杜絕全府之高賈運輸。全同前之新嘉坡云。濠洲之爲地。邦土廣大。人煙稀少。其西部地方富源。一在牛羊。而其經營施設。亦大有所待于支那人移住。其東部克印斯蘭。遼噎爾額。比克多利亞諸州。早起聯邦組織之議。百度具備。嚴排斥支那人。男子於採鑛。女子於斡衣。白人自當之。支那移住民入此地。到底不可望所得之多。而彼輩善積錙銖。往往成其富。而白人概貧困。不可救濟。其故無他。堅忍之性。異牀上下也。移住民之勢力如此。歐人夙從事其排攘。其苛酷殘暴。往往有不忍言者。

是所常情。殆不堪。然而輸出無數人口。及勞勦力於海外之舉。年盛。翻使抑壓維事者。疲奔命而止。豈不偉乎。今夫白人拓土擴境。所恃在兵。而每以之擬支那人。支那人則不然。不帶寸鐵。不抱禍心。赤手空拳。以其體力收富資。固不失爲生民之道。以此有道。敵彼無道。使彼却走避。三舍。支那民族之強盛優高。固無論矣。其風俗習慣。依然如舊。獨以種族特質。尚能抗立如此。若夫一旦自覺。文化駸駸而進。則必有愈然者。爲今之支那人者。豈不自重而可乎。

重訂日本外史序

昔者平安京之世。史官廢絕。六國史以後。實錄之史全
亡矣。無幾。王綱一解。紐武人弄政柄。干戈相接。自鎌倉
室町。馴致元龜。天正之騷亂。經織豐二氏。終逮江戶幕
府。無慮數百千年矣。錄其間事蹟者。多出於方外徒。務
彫鏤其辭。瓌瑋綺靡。聲調極悲愴。瞽師誦之。以餬其口。
而其竇野乘。裨史猥瑣。卑屑。概莫以取信。水藩義公有
深慨於此。其修大日本史。開局延學者。人易數世。稿易
數次。其書浩穰。頗具體裁。而或承俗傳之妄。精鑿審擇
未足。其他不論亦可也。賴子成出於其後。獨力著日本

外史舉世傳誦。幾乎家挾一編。其書果有可取者而然乎。子成之撰。自稱綜覈於諸家記錄。而傳者曰。其引用書目。初質於塙檢校。而得之。其悉蒼萃甄別之否。固未可知矣。凡外史所載。上資于大日本史。下採于烈祖成績。藩翰譜。逸史之類。世已有成書。未必多勞其心力。宜矣。併承諸書之妄。而終不及正之也。至其序論論贊。前有准后親房。後有新井君美。子成蓋捃摭剽襲。而纔成文。其跡亦不可掩。然則子成亦不過班孟堅亞流者。非耶。曰否。夫作史之要在不謬事蹟之實。宜廣羅博搜。辨析錙銖。而止爾。然其業固不容易。終生猶難之。故欲

必論定事實。而始着筆。則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又何異百年望河清哉。今夫造屋。大木為桷。細木為桷。構榑侏儒。椳闌店楔。各得其宜者。即為匠氏之工。孰不欲之。然而庇風雨之急。鳩材木之少。固不敢望之。於是竹頭木屑。蓬牖茅檐。自出奇功。以成方丈之室。雖工倕之智。何以加焉。在子成之時。外史蓋主為世用而出焉。所謂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議論與前人雷同。亦存而置之者。尤為得其當也。唯其布置排列。自出機軸。體裁亦依獨見條理。貫通取捨精當。以故成敗興亡之蹟。直可以考原委。綜終始。是已足稱異。况文辭之妙。更有可

觀者乎。叙事簡核。筆力勁健。疎宕明暢。縱橫變化。其體貌寫錄。極力刻畫。活動如生。與三國志五代史聯鑣並馳。可謂善得龍門之神髓者。是所以其書無脛而能走千里于今流傳不衰也。外史之成。費二十餘年。千錘萬鍊之後。乃至於茲。其刻苦真不負子成嘗所自言也。若夫尊王賤霸。振興士氣。隱然為維新中興之倡。首先輩論之已盡矣。概而言之。外史之為書。假令或謬其事實。識力高于人數等。凜凜精神。千歲如生。其文亦足以為史筆典刑。其不朽豈可疑乎。日本史以下皆不相及。子成自謂前後五百年間無此著作。雖矜持太甚。亦不必

僭也。予觀方今自稱史家者所作。唯重考證詳備。紛然臚列。絕無精神識力。其文亦極艱澁。麤雜與日誌帳簿相去不遠。使人一讀即思臥。嗚呼。史死矣。於是乎陳篇古冊。益可貴重。其短長不復俟相較也。予生八九歲。頗識文字。喜讀書。父執某君。嘗贈外史一部。曰阿兒寧馨。願早晚為此學。予受習讀之。晝夜不罷。數年而紙為壞。敗然後能解漢文。遂及經史百家。始有志於斯道。屬者著外史新釋。今又校刊斯書。予於外史尚矣。今昔之感。亦繫於此。乃書所見以為序。

田畑君遺稿跋

代須田卓爾

嗚呼天道是非。洵未易知矣。英異雋傑之士。終生艱難。徃往齎志而逝。可勝歎哉。田畑君與予同鄉。信州伊那人。嘗師吾父內田文臯。其卒小學也。吾父寄書囑諸子。明治二十四年春。君始來東京。予方得見其人。勸之為藥劑師。君乃入上野藥學校。卒業後。會日清戰役起。自請赴任臺灣。其間予游歐洲而歸。三十一年春。君突如來訪。不相見既七年矣。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握予手曰。僕之有今日。一謝先生。然非有老師激勵。安能至此乎。予曰。子刻苦勉強。耳之已熟。今日東上。或欲新興事。

業乎。抑囊中不寂寞。乃欲歸臥故山乎。君微笑曰。不然。僕在臺灣。儉素自奉。贏得三四百金。今欲以之為學資。始自中學。終入大學。益精研斯學也。予愈躋其英志。篤學且竊矜予鑒識不謬也。君在中學三年。乃欲進入高等學校。應試二回。不幸下第。囊日乏。餘暇或教授。或製藥。纔得以為活。一日君來訪曰。大丈夫不宜雌伏。僕將游海外。大有所為也。予壯其志。亦慫恿之。三十五年。君遂航美國。入加州大學。螢牕雪案。日夜力學。將以今春卒其業也。至是鄉黨皆囑望。屈指待歸期。翹首不止。既而有報。君獲疾。日劇者。予疑信相半。猶期其全愈而

意自不安。今茲二月九日。忽有飛報。越海而至。曰。君終不起矣。予大驚。心神恍然者數日。乃經紀後事。近日將迎遺骨於橫濱埠頭也。嗟。今夫予之悼君。不翅以同鄉密友之故。一為七千挫不屈之好模範。一為喪國家有用之材也。苟悉其閱歷。究其志嚮。則當知其事業決不徒爾。而其死愈可悲也。今斯書得賴在外同胞諸子力。而上梓。於是君精神幸不朽。而促勵後進。資益世教。其幾許。嗚呼。君亦可以瞑也。屬者高橋學士携稿本而至。求予一言。乃略敘平生交誼。聊表哀悼之誠。以付其後云。

題袁簡齋太史真跡山水畫幅後

袁簡齋詩文雙絕。為乾隆三家之首。所著隨園三十種。于今流傳尤廣。而書畫真跡存於我邦者。蓋不多矣。斯圖元係石川天崖所藏。予一見食指為動。乞焉再四。不可。天崖業印書者也。既而曰。為我著書。予大悅。遂獲之。昔者王羲之觀山陰道士之鵝。求市之。道士云。為我寫道德經。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今其事頗相似。亦足為斯圖添一佳話也。

明治四十二年己酉十月
囑松本房之助寫了
十月初八雨窓一閑



十行
胸淺
奥村製





